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dark ink on a textured, brownish paper. At the top left, a dark horizontal band contains four stylized faces with various expressions. To the right, a large, dark, angular shape resembling a stylized figure or a building with a pointed top extends downwards. At the bottom right, a dark, abstract shape suggests a figure or a landscape element. The overall style is graphic and expressive.

*Une nuit au*  
*Luxembourg*  
夜一之堡森魯

譯奇伯鄭

*H. J. B. B. B.*  
*Carton.*

行印局書圖東泰海上

1928



民國十一年五月一日初版  
民國十七年三月三版

本書

●實售大洋三角五分●  
●外埠另加寄費三分●

●說小名家界世●

(種三第)

# 魯森堡之一夜

版權所有

原著者 法國古爾孟

譯述者 鄭伯奇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分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泰東圖書局  
南京 太平街  
長沙 太平街

## 賴彌·德·古爾孟

(人及其思想)

竭一個暑假的精力，我勉強把古爾孟的代表作「魯森堡之一夜」(Une Nuit au Luxembourg)「移植爲中國文了。當時正是盛夏，上海的熱度，往往在百度以上；加之四年來初次回國，我的精神自然而有點動搖：物質和精神，兩重不安，我這工作的成績，就難滿意。但是古爾孟的思想，藉這並不良好的譯本，多少傳入好思索的國民之心中腦中，譯者也可以對得起一年以來，自己精神上的教師了。

古爾孟這名字在中國算是初見，所以趁着將他的代表作介紹過來這好機會，不嫌絮聒，我同時將他的生活和思想也詳細地介紹一番。至於譯者的思想和他的是否相合，再俟之後日。

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晚，古爾孟在他聖父街 (Rue des Saints-Pères) 的孤居中，正做事的中間，突然爲腦溢血病所襲，他毫無痛苦，把他三十多年之腦的生活)

Vie cérébrale) 完結了。他活了五十七歲。他的年齡比現存的柏格遜長一歲，梅特林長四歲。他死的那時候，正是大戰第二年，西歐的天地正成了焦熱地獄，各國國民正都發了殺人狂，他的死，只由他幾個相親的朋友處理了事。不僅他死得這樣寂寞，就是他的一生，也就沒有什麼驚人的公生活；而且晚年他又非常孤獨。但是賞替斯賓挪莎 (Spinosa) 的古爾孟，這種孤獨生活，也許正是他心悅誠求的哩！

古爾孟晚年的孤獨生活，讀「魯森堡之一夜」的英譯者蘭蓀氏 (Arthur Ransome) 訪問他的一篇記事，便可曉得。蘭蓀氏說：

古爾孟先生住在聖父街一座舊房子的五層樓上。門上掛了一條銅鍊，像抽鈴繩似的。那稀少的訪問客——因為多年以來，他成了一個孤獨者，連他的好朋友，都少會見——抽了那鍊子，靜靜地等着。一個中等身材的人，穿着褐色的長服，戴着一頂小而圓的灰色氈帽，將門稍稍開了數寸，預備就要關下的。那長衣用銀扣子緊扣着，扣子裏面鑲着大的藍寶石。被招待的訪問客走過了一條道兒，進了一座屋子，牆上全裝着書籍。

在屋子深處，放着一張擺東西的桌子。另一張棹子，上面放了一塊斜面臺，差不多要突出窗外。古爾孟先生坐在棹子前面一張大椅子上，讓他的客坐在棹子對面，使光線恰落在他的面前，他可以看出他最微細的表情出來。他抓那小而無緣的頭帽，燃成尖形，戴在頭上。他燃了雪茄煙。談話中間，他常常用手摸索他的臉，有時却睜大了兩眼，目光直注在客的面。他的眼光常是質問的，然而却總溫和。他的面孔，少年時代是很美於肉的，現在年老了，是很美於靈的，因為那裏沒有死線，沒有皺紋，沒有一瞬間的舉動不是活潑潑智的活動。鼻子很開通而且敏銳，有裏圓的鼻孔。有幾根滑稽的鬍子。眉尖通顯顯，像很多富於想像的人一樣。眼睛下垂，像很多富於批評思想的人。這兩種特性，在古爾孟白身，如同在他的著作一樣，都是很可注意的。下脣很豐滿，却並未突出。那是富於官能的人們的唇，但是那官能不妨害腦所消化的，反來具合他。

——節譯 Remy de Gourmont by A.

Ransone——讀上面那段記事，不僅可以曉得古爾孟的生活，連他的容態精神，我們都

曉得了。

賴彌德古爾孟 (Remy de Gourmont) 以一八五八年四月四日，生於諾爾曼 (Normandie) 的毛特塞 (Chateau de La Motte)。他的祖先爲丹麥老王葛爾孟 (Gormon) 之後，故以古爾孟爲姓。在十五、十六世紀，他家世以美術的繪畫、雕刻、印刷爲業，其先人有基勒德古爾孟 (Gilles de Gourmont) 爲巴黎最初製希臘字及希伯來字之印刷物者，頗有名。賴彌德古爾孟常常搜索他老人的遺蹟，誇示於人，以爲娛樂。而他方面，又以母系，他與十六世紀大詩人馬萊伯 (Francois Malherbe) 一族，直接有關。他十歲時，移居芒舍 (Manche)，深受自然的感化，在「一婦人的夢想 (Le Songe d'Une Femme)」及「西曼 (Simoine)」等作品中，頗可以看出那地方的色彩。其後，又轉居於鄰縣蓋茵 (Raen)，爲馬萊伯的生地，他愈發潛心於文藝了。他上巴黎是一八八三年，他已經二十五歲了，不久他進了國民圖書館做事。在那裏，他任意涉覽古今典籍，及各種科學的著作；他那豐富的知識和銳利的批評，都是這期間養

成了的。他因一本書的獻辭，與大小說家華斯曼（Huyssmans）認識了，一天午後四五點鐘，便去訪問他，同他上河岸上一家珈珈店去，在那裏，古爾孟親聽那老人告訴他文壇的現狀及人物批評。後來，因在一八九一年四月的「美爾巨，德法蘭西雜誌（*Mercur de France*）」上，他發表了一篇論文「兒戲的愛國心（*Le Joujou Patriotisme*）」觸了政府之忌，被免職了。於是，他便完全投身於文藝；「美爾巨，德法蘭西」這有名的文藝雜誌，是一八八九年創刊的，當時他便與聞其事，此後直到一九一四年，沒有一號沒有他的著作，不管是詩，或小說，或評論。此外他供稿的新聞，不計其數。他的作品也有許多上舞臺演過了的，「戴瑤台（*Theodot*）」一篇，一八九一年末，波爾弗爾（*Paul Fort*）的藝術劇場（*Théâtre d'Art*）與梅特林諸人的作品同時上演，是很有名的。古爾孟的最初之作出現於一八八六年，是一篇傳奇的小說，名「美列特（*Merlette*）」，雖不是他成功之作，而在書中頗可看出他的獨創性，和諾爾曼田園的最優美的描寫。但此時，他還仰承自然主滿的餘風，一八九〇年的「西克斯丁（*Sixtine*）」才

真可算他的處女作。此書他標了個副題「腦的生活的小說」(Roman de la Vie cérébrale)。「描寫以戀愛為中心的內生活的苦悶和悲劇，其藝術的價值雖不大，然已經反抗左刺(Zola)一派的自然主義，在當時頗惹人注意。

古爾孟期待的——也是有待於古爾孟的——那時代潮流到底來了。象徵的運動澎澎湃淹蓋了法蘭西的文壇。詩人，小說家，批評家的古爾孟，成了活動中心的人物。馬拉邁(Mallarmé)室中所集合的一羣少年文學家的行動，言語，宣言，議論，現在都可以在古爾孟的遺著中查出，纖悉不遺。講象徵派理論的書，有「理想主義(Idealism)」一書，是一八九三年出的。其記述，批評當時文學運動之書，後都收集於五大冊的「文學巡遊(Pramenades Littéraires)」，出版於一八九八年，辯護馬拉邁的論文，也在其中。更有「假面集」及「續假面集」(Le Livre des Masques 1896; Le Iime Livre des Masques, 7898,)「記述當時作者個人的性格印，象與佛朗士(Anatole France)的「文壇生活(La Vie Littéraire)」同為批評界的重寶。



自從自然主義落沒以後，法國的文學批評家，最有名者五人：Brunetieres, A. France, E. Faguet, T. Lemaitre 丁及古爾孟，而其中最淵博，最多方面的，要推古爾孟了。

古爾孟的淵博多方面，在濟濟多才的法國文壇中，都是有名的。姑且不論其他，即就批評而論，他的著述，除上段引說了那幾種之外，尚有下列數種：

法蘭西語的美學 Esthét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1899)

思想研究 La Culture des Idées (1900)

文體問題 Le problème du Style (1902)

哲學巡遊 Promenades philosophiques 五冊

草徑集 Le chemin de A velours

終言 Epilogues. Reflexion sur la Vie 四冊

古董家關於時代物的對話 Dialogues des Amateurs sur les choses du

temps

古董家關於時代物的新對話 *Nouveaux Dialogues des Amateurs sur les choses du temps*

但丁、皮阿特立士與戀愛詩 *Dante, Beatrice et la Poésie amoureuse* 此外尚有書牘二冊，隨筆兩種，和一本最新奇的哲學研究：

戀愛之物理學 *Physique de l'Amour, Essai sur l'instinct sexuel*。此書，如他所副標的題目所講，是一篇研究性的本能的論文，而他所研究的結果，依然是一個生物學者赤裸裸的意見。他說人是盲目追逐性欲的一個大昆蟲；他這話，正如他批評呂克萊士，把戀愛講的太無幻想了。這因為他爲人太過於理智，理想觀檢自然都偏於客觀，無論什麼事情，爲他都是毫無奇異，赤裸裸地，無幻想成立的餘地了。這正是受了科學洗禮的現代人的思想。

古爾孟不單是批評家之雄，他的詩才，也是象徵派派鏗鏘有聲的，真不愧爲大詩人之一。他的詩集，如「西曼」，如「長鱗集」( *Le Livre des Litanies* ) 諸書中，能收名

貴之作不少。拜銳 (Van Bever) 能選的「現代詩人集 (Poetes d'An Jour d'h  
日)」錄取他的作品很多。可惜現在無多篇幅，不能詳細介紹來大家鑒賞。姑且把他  
有名的短詩「雪 (La Neige)」譯出如左：

### 雪

西曼，雪兒像你的膝頭一樣白，  
西曼，雪兒像你的頸項一樣白。

西曼，你的心兒和雪一般冰冷，  
西曼你的手兒和雪一般冰冷。

雪兒不遇火的親吻不會消融，

到了別離的親吻你的心才動。

雪兒在松樹枝頭怪是清愁，  
金髮下，你的臉兒越顯消瘦。

你的、姐姐雪兒，在庭前深深睡着，  
西曼，你是我的雪也是我的愛吻！

——自「西曼」集中——

讀這首詩，我們便知道作者是怎麼富於冷的理智的一個人，雖歌詠戀愛的時候。

這種趨向在前述「西克斯丁」那部小說，早就表現了。其後的作品：一八九七年「  
迪曉美法的馬（Les chevaux de Rome）」一八九七年的「一婦人的夢想」一

九〇七年的「處女的心 (un Coeur Virginal)」諸篇，這傾向益發彰明，思想益發透澈了。但是在他的小說中，表明他的思想最完全，他的創作，和批評兩種天才發揮無遺的。他的代表作總要推「魯森堡之一夜」了。

「魯森堡之一夜」是一九〇五年他四十七歲時的作品。他的學識思想與年俱進，益達於圓熟之域，而這部書恰是成於這圓熟期的圓熟之作。書中敘一個青年新聞記者，某日晚上，一個冬天的晚上，在魯森堡公園散步；被聖叙比教堂的光，一時引起了好奇心；他走進了教堂，遇見了一個中年紳士。一個平常的光景中一個平常的人，然而這青年，莫明其妙，生了恐懼和幸福的心，好像將進他可愛，可敬的戀人時候一樣。那紳士和他招呼，他的恐懼心全消了，只覺得幸福，環境變了，一個冬天的晚上，却是一個春天的早晨；百花燦爛地開着，他們，順着，薔薇花邊散步。問答開始了，議論的花正，和薔薇的花，要同時競芳，對面忽然來了三個美麗的青年女子。自然的花，智慧的花——哲學的議論——人間的花——女性——同時在公園中滿開了。這青年幸福到了極度，他議論了哲學上的難問題，他

聽了他的主——那中年紳士——對於埃比居，聖保羅，斯賓挪莎的讚美……他又得了女神的愛寵。然而真的早晨來了，太陽出現了，他對於自己的幸福懷疑了，又信了，又疑了，但是他到底信了，他攜着他的愛，他的女神回歸了家，幸福達到最高潮了，他突然死了。

誠如此書的英譯者蘭蓀 (Arthur Ransome) 所說的，這部書同時具備浪漫的，批評的兩種性質 (both romanesque and critique) *France in our hands?* 敘述的微妙同批評的敏銳，真可稱為古爾孟的代表作。並且對於從來思想的批評及主張，正可看出古爾孟及第二期象徵派諸人思想之所在。我們一接讀第二期象徵派諸——Verhaeren, Maeterlinck, Paul Fort, H. de Regnier, Alfred Samain, 及古爾孟——的作品先覺得他們對於人生那種冷靜的程度，吃一大驚。他們決不像 Paul Verlaine。那一派只唱悲調。敏感的理智，已久受了科學的洗禮，不似前世紀人的對於科學只抱恐懼，只感壓迫了。他們，利用科學的這利器，看透了宇宙變遷的程序，覺悟了人類能力的範圍，他們大大地斷念了一番，然後領悟可以貫通宇宙的靈感，決定人類應有的奮鬥。他們創造傳奇



Romane，但是這傳奇可歷歷有現實潛在着，不是由自己妄心虛構的。他們作品所寫的背景，固然不像自然主義那樣有實在性——恐怕有些還趕不及浪漫派的——但是我們讀的時候，明明知道是空誕，却依然被他吸引了去；人物和會話，也不似日常所聞所見的，然而我們還得他一舉一動，都似乎由我們的心坎中流出來的。這是什麼原故？自然主義趨外傾向的反動嗎？怕不至於這樣簡單。不待深去根究，我們言下可以承認象徵派諸人的思想，實可以應我們心坎深處的要求。

「魯森堡之一夜」這書，恰和以上所說的。淺薄的寫實論者，一句話便可以駁倒了，說這故事不近人情。那裏教會裏忽然會發奇光；那裏會有神出現；那種寒冷的冬夜可變成晴暖的春朝；那裏平白地會跑出三個年青女子，那女子又却都是女神？這麼一說完了，便是及他一讀此書，他覺得此話說不下去。再或者有主張描寫本位的，說這書藝術味薄，因為議論太多了，失了小說的體裁。是的，這書的內容，四分之三以上，都為議論占去，固然可說那些議論是書的中心，但是請再細細讀之。古爾孟決不是為發揮這議論，特拉出一

對人物來互相問答，代他發言的。若果真這樣，有什麼稀罕，耶穌教會中那傳道問答正多的很呢！細細讀去，我們便曉得古爾孟不僅把他的思想借他人的口來議論，就是那人物的舉動，除了極力描寫的使有些實在性以外，都暗暗寓有他的思想。譬如魯司君之死，便是一例。

古爾孟不僅是一個思想家，他的思想是有科學根據的，他實在又是一個科學家。就如他著的「戀愛的物理學（Physique de l'Amour）」便是根據科學來研究戀愛問題的。而「魯森堡之一夜」中，所講的人生觀，又完全是根據進化論的學說。

古爾孟的思想，受他人的影響頗少而他對於進化論則所負甚多。埃比居，研究人生問題，把人生分解到最終點，他取了希臘當年的原子論。新埃比居的古爾孟，研究人生問題，他也不肯就表面的觀察下結論，把人生分解到最終點，他取了進化請來作根據。他說一切進化之原，都由於地球熱度的低減，人類能在這世界占最高的地位，便沾了這溫度相宜的恩惠。但是將來的人類呢？我們且看從前那蟻類是怎樣興隆，他們曾也占過一切動

物的最高地位，如今溫度低減，他們的地位也便降下了。然而將來地濕還是要減的。並且一個動物，在他最適宜的環境中，智能最完全發展，但是發展到了極域，智能便硬化了，成了機械的。到了零落以後，他們的生活，便成了機械的生活；人類將來也要如此，但是人類的機械是發達絕頂的了，以後代人類而興的那類動物，也要對於人類這靈敏機械生活，與感嘆之心哩。

記得我前年冬，讀進化論時候，從來的人生觀全盤覆沒了，腦中所留的，便是人生不過是偶然的。古生物學者已經給我們證明人類以前，每地層都有過當時最優勝的動物，然而環境一變遷，什麼都推翻了。從前龍類在地上的繁衍實在較之現在的人類有過之無不及，現於龍類却絕種了，那麼將來我們的人類呢？今年四月，我友曾慕韓從巴黎寄來古爾孟的書，我急忙打開讀了幾頁，覺得有趣；立刻跑在學校近處一坐小土山上去，一氣讀了四十多頁。最給我深刻印象的，就是論蟻類那一段。思想完全與我那時的相合；不過我腦中印的是龍類（是一種兩棲動物，並不是中國俗傳吞雲鵲霧的那東西），書上講的是

蟻類罷了。我現在均思想及人生觀不完全與古氏相同了，但是進化論之後，又受了此書的一番洗禮這影響物是永久脫不了的。

與埃比居相同，古爾孟立脚於機械論，他當然與埃比居相同歸結於快樂主滿去。但是他極力給埃比居辨解說他的快樂，不是如哲學家所解釋的那樣狹小，那麼古爾孟所謂快樂，其範圍當然也是很廣。他又賞讚斯賓挪莎講幸福，可以看來，他所謂快樂又與斯賓挪莎講的幸福相同。至於根據於這人生觀的實行，他並未明示，但他說不贊成反抗，那不是太消極了麼？

古爾孟對於教會和女子的見解，爾孫說，怕要招英國人的誤解。教會一事，在中國尙不能成問題，古爾孟對於女子的意見，此書並未有十分發揮，據我看，招中國人誤解怕是他對於勞動的議論。他說他並不反對勞動，然而同時却贊美遊閒，這話在深悉西洋及其他各工業國一般人生活的，對於他這話當然不表示反對。勞動者能工，要求減少作工時間，明明不是這種意思的具體表示麼？人生而當勞動，但是勞動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我們

勞動是爲生，爲創造，那麼勞動並沒有神聖不神聖之說。國人對於勞動素甚卑視，近年來，識者提倡勞動神聖之說，自是救時之論；古爾孟生於西洋，目視機械的勞動之苦，所以罵勞動神聖之說也是當然的結果，讀書的人，要深思其根源，能持平以觀，就不至以辭害意了。

其次便是他對革命和反抗的意見。他說：「革命是醜，革命不是幸福。」這話當然是對的。但是革命雖不是幸福，却是求幸福必經的一個階級；若是退避，那便是自絕於幸福之門了。人生最後的目的是求幸福，人生本來有就樂避苦的本能，人的身體組織，也是宜於快樂，而不適於苦悶，這都是彰明較著的道理；但是人生而有一種盲目的欲生的意志，不使我們退嬰；並且退嬰也是不可能，我們只嘗依着生之衝動，依前躍進，那就是快樂，那就是幸福。天下最痛苦，最不幸福的，沒過活潑潑的生命力，被人束縛，不能自由發揮的。被人束縛，被機械束縛，被學說束縛，被自己的思想束縛，都是一樣的，我們應該把這些網羅都決衝破！所以根據求幸福的心去革命反抗，幸福就有了；幸福決不是由天上飛下來的。

古爾孟讀了希臘羅馬諸哲，以及笛卜克，康德，海智兒，斯賓挪莎，斯賓塞爾，達爾文等近

世諸大家的著述，成了他的思想。他說：「不要求真理，但是在一個人的當面應，該了解什麼是他的真理（*Il ne faut pas chercher la verite; mais Il vaut un homme comprendre quelle est sa verite*）」我們通讀了這本書也應持此種態度。我們不要在他的書中去求真，理我們應該看什麼是他的真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京都。



一九〇六年二月十三日的時報上載道：

「死亡——我們剛纔曉得我們的同業外報記者詹姆士桑地魯司君的急死，昨禮拜日在麥地西街十四號自己家中死的。雖然是個英國名字，他却是法國人；以一八六五年生於南特，他名叫路易德拉考龍布。生長在美國，十年前他回了法國，從此後做北太平洋海拉爾報的一個有名的通信員，至死未嘗間斷。」

次日即二月十四日同報的雜報欄中印着這段記事：

「麥地西街的秘密——昨日本報曾記載過同業外報記者魯司君的急死。這死是狠可疑的。現在大家都很疑拉丁區一個婦人名叫普朗西姓某B的至少有些關係。這婦人當嚴冬之際，穿着顏色光亮的衣服，因而可以認識並且很惹起了居停主人的注意。她住在犯罪的房子的後面——假若有犯罪——渥齊拉街。此事據說大約是這樣經過的：

「魯司君起居很有規則，數日間忽然不見了，大家破門而入見，他已無氣息。這死僅在幾點鐘以前，與他不見的期間不相符合，而且使問題不易了解。大家想B某這婦人同

他過了夜，用麻醉劑睡倒了他，（那可憐的人兒便從此沒有醒來）或當他沒防備的時候，縊死了他，以後偷了東西，她快地逃去了。匆忙中，奇怪的事！她忘記了她的長衣，她怕是用一個大斗篷裹身走了的。在孤身生活的魯司君的房中，有一件白色美麗的長衣，除此便無法可解釋了……」

又次日，第三次的記載。

「麥地西街的秘密——其初牽連在這事件中的婦人，半月以前，和多惱河邊選出的眾議員P某在芒東同居。他們倆從那兒給共同認識的朋友們寫過信。這消息毫未能使事件進行，反而……」

別的報紙，我有好奇心來調閱的，給我的朋友死的歷史上更添飾了許多更混帳的歷史。警察，因此得了好的口實，一點傳知也不給報紙新聞記者發揮，破規則的行爲差不多到了罪惡的程度，漸漸他們虛構的想像竭了，他們沈默起來了。

其實B某婦人牽入這事情中，全由於詹姆士桑地魯司君鄰家一個年青用人的多言，

他看見屋子裏一件白的絹婦人長衣。我要在這書的末尾，講明使這青年的想像動搖的事實。不久，警察對於事件不生趣味了，法庭一點真相也未得到，他們都不解誰在這一「秘密」裏首，並且這秘密假使真是個秘密，也非政廳或法庭職能解的。

其後數日，時報也不管麥地西街了。半月之後，一個很愛多言的青年記者借一個年長的紳士——他也帶了一本手記簿但是未發一言——來訪問我。他想質問我。我很高興答他說魯司君是卒倒而死的，至少是緊病死的；我是他的朋友，他已認我爲他的繼承者；犯罪之說是妄誕而秘密之聲也爲可笑。

「那里還有，」我說，「更規則的死法呢？」

那老紳士承認了，而年輕的記者尙咕噥道：

「但是……」

「在這平淡無奇而爲我却是可悲哀的歷史中」我回說道「有趣的怕是魯司君這

下一本未公開的著作，他遺言叫我給他發表，這個一我不久就要……」

我在年輕記者身上投了一眼，想說服他：

「這是我讀過的一本最奇的書，並且，雖然作者和我很熟，這書爲我真是一個未前知的啓示……」

「真的嗎？」

「真的。讀者不知書內有什麼，等得耐不得呢。」

「啊！」

「你要讀了的時候，你要僅僅一見的時候，你將要信我的話啦。」

這個無罪過的廣告的確在時報和地方新報上登出了，後者是那位老紳供給材料的。我不過抽幾分娛樂的時間，便可以了事，再無別的。

看看這就是那本書，自然是沒有註釋的。爲應他遺言的要求，我沒有改他的文體，不過有不得已的地方把他修理點罷了，因爲路易德拉考龍布生長在英語國家，在他的文字中，有許多少年所受的教育的遺痕。我想他是數日之間，以一隻顫巍巍的手，放開筆寫

來的。

我在一篇結穴之中，撮記了我個人的發見。那沒有讀的必要，但是我信讀我的朋友那隱謎的記事而作難不解的人讀此可以生許多樂趣。

追記——第 頁的書是魯司君手製，而夾入在他所指定的地方的，若有什麼意義，我卻沒有解透。這好像希臘奉敬珂麗(1)女神的徽章。但是 KOPH 也可作少女乃至木偶人解。再呢有人知道這是那一種徽章嗎？

原  
书  
空  
白



我是一定醉了，但我却是很清醒。醉於戀愛，醉於矜誇，醉於神明，我明明白白看見我不大了解的東西，並且這些東西我就要講說。冒險的事件在我眼前展開的十分明確；一個女神常常伴着我；我現在還在那聲光姿態之中恍惚着……她在那兒。我一掉轉頭便可以觀賞她，我一起立身子，便可以用手和唇去接觸她的身體……她在那兒。我是一個有特權的觀客，我把劇中的女王引回來了，有她可以證明這場劇是我實生活的一天。那天却是夜里，但是春光爛漫的一夜，而現在還在繼續着，是夜是晝，我不曉得……

……女王在那兒。我應該往下寫。

我冒險的梗概，在明早的北太平洋海拉爾報上發表，英國的郵夫給我們拿來的美國報紙上不久便會要轉載；但這不能滿足我。我打電報，因為這是我的義務；我寫東西因為這是我的樂趣。再則據我的經驗，新聞多尙簡略，不重詳確，而我很喜迎詳確的。

我是怎樣地快活着往下寫喲！我覺得腦中，指尖上都有一種不可解的快速度……

狐鬼出沒的古城堡一般寂靜的教堂，被敬神上的紛爭，變成砲臺一樣；接了關於此事的最初報知，十年以來，我作通信員的那報紙，非常急地問我要詳細報告。我住在麥地西街，對於魯森堡的花鳥婦女，久在熱愛，我便向聖許爾皮司廣場走了去。太陽漸漸沈下去了，天氣却很暖。廣場被由學校回來的小孩子們占了去玩耍；四周圍，沒坐客的大馬車在馳走；有一輛鐵道馬車，因缺少一匹馬，走得很困難，而別的一輛用力趕來，繞到他前面，揚長去了。巴黎長期的居留，使我成了和別人一樣地疎懶。無一事使我驚異，而事事都可以慰樂我。並且我生來是又懷疑又好奇的一個人。所以揚日向教堂看去的時候立刻刺戟起了我的注意；靠巴拉丁街的玻璃花窗好像被落日的餘暉照着在。然而太陽並沒有了照了，并且就使天氣晴朗，決沒有光線當這麼遲的時刻，能夠射到或反照到聖許爾皮司教堂的南側。我想怕是火災，但是天空并無絲毫烟痕。裏頭一定發生了什麼異常的事情。我急步向巴拉丁街的門邊走去。我前進着，目不轉睛地看那窗戶，我望見火光現在落下來順着禮拜堂轉動，好像有人拿了個光很強的火把順着正殿牆邊走着。我進去

的時候，靠近合唱臺的窗發起光來，靠大門的窗呢，現在暗下來了。

推開了門，我問高壇後邊，聖母堂走去。那裏好像過祭祀一般的燈火輝煌，但是我毫末聽見歌唱和音樂，我未見一點聲息。我覺得我步調很急的走去，但是實際走得很緩，因為說起可恥，我自己覺得有點戰慄：在這沈默的大殿裏面，我的心臟，好像吊鐘一般搖動。一陣兒那堂上的光，照得我不得不閉了眼睛。及至再睜開眼的時候成光已滅了，僅有幾枝燈光在完全的黑暗中放射着一種常常看的微茫之光。

一個人站立着，手放在聖母堂的欄干上。他什麼都像很平常。只有非常留心觀看聖母像一事可惹起人的注意。我想繼續走我的路，找一個牧師，或司聖器的，先問問我所掛念的那火光的現象，其次，可以為次日新聞材料的事情，這乃是我的責任；我想繼續走我的路，我想快點做完我的事，因為教堂為我不是一個有趣的滯留所，況且是夜裏；我想走開這兒，我想尋人談話，但是我覺得被地上鋪的石頭釘住了，我越抖得利害了，到頭我禁不得張眼看那不相識的人。我看他的側面。短矩地輕輕地捲着的頭髮我看像是褐色，與

他的鬚鬚一樣，那鬚鬚是滿留的，兩頰甚稀，長而有度。衣服依和我的相似；是一個正確而謙遜的紳士穿的衣服；他帶着灰色手套，手裏拿着一根細的手杖和一個圓頂帽子。我覺得我發了狂，我不能了解這樣平常的光景，何以能使我生了留戀的興趣。那個不認識的人他有聖母像的那注意我更不能了解。是一個藝術底鑑賞家呢，他早應走過去了；是一個熱心的宗教家呢，他應該跪倒在地上。這個很平常而又很稀奇的人轉眼向我的時候，我失魂了，覺得簡直害了病似的。他的眼異常光亮，完全把我弄昏了。我低眉下眼，但并非沒有注意到那很蒼白的面孔是很溫和而又很聰明的。我好像在他優雅的容韻上，分明看出一種含好意的微笑，如同我在龍巴德（2）美人的畫像上看見過的一樣。那微笑同時使我恍惚，又覺訝然可親。眼睛依然伏着，我心裏說了：「也許我還有福再受他一回微笑罷，」但是我不敢看那不相識的人，而他呢，我猜他依然繼續看着我。我已經不發抖了，我覺得好像在一個可愛又可敬的婦人旁邊所感的那種幸福的惶惑一樣。我沒有期待什麼但是好像要發生什麼事的。

我們倆差不多相距三步多遠。伸開膀子我們的手能夠相接觸。

「來！」他說了。

這個簡單的字足以把一切的不安打斷了。聲音是非常好聽。一種甜蜜的情緒浸透了。同時我變成和一個很妥好的老朋友面前一樣的自由和滿足。前一點鐘還不相識的這個人，倒好像什麼時候我都認識的。我看他的面很善，他的神氣，他的目光，他的聲音，他的智慧，乃至他的衣服，我都覺得很相熟。一種不可抗的力量使我回答了他，並且用這樣稱呼回答了他：

「我跟着你，朋友。」

所有的驚異都消失了；我雖然明明曉得事情稀奇，我的心裏，却毫不覺得。

我走近了他。他捺住了我的膀臂，但是我覺得這是很自然的。我們不是老朋友嗎？

我自從三四歲的時候，不是就認識了他嗎？是的，而且他的年紀雖然一定比我大，我在搖籃的時候，他便同我玩過。這些都清清楚楚放在我的腦中。我反覆着這麼想，從那時

候直到次日的日出，就是說，在我同他一塊兒消費了的時光中間，我沒有一刻生過怕。所經過的，我所聽見的，我所講過的，宇宙不常有的種種現象，爲我，都像完全很適當的。

我這麼着走近了他，並且他把他的臂膀挽入了我的膀子下面，我恭恭敬敬地，好像牛郎一般的快活，把他的挾了過來的時候，長而可貴的談話開始了。

他

他們所稱爲我母親的就是這個！但是他們充滿了很好的意思！是不是，朋友，他們都是些好人？

我

很好的人。你想你母親不像這個嗎？

他

我有很多的母親，而這個像，自然像產生過我的一個婦人；使我忍俊不住的是他們對



於母性那幼稚的觀念，白的長衣，藍的頸卷。但是這教堂，是全世界中一個最醜陋的，也是一個比較可笑的童騃氣少的地方。奉職的牧師們有些理智的幻想，他們也有小心而好辨的虔敬心。古代記載的靈蹟，爲他們，好像最古的時代已經証明過了。他們知道，暴風雨之夜，我在水上行走過(3)，但是若使他們看見他們教堂的花玻璃窗被光明滿遮住了，他們能够目信眼見的不錯嗎？你見了，你信了并且你來了，朋友。那光明是爲你一個人的。

我

啊朋友！

他

爲給人們講話，我須得一個人作中介，我選了你，我給了你個記號。你不必回答。我的權力不是強迫人們意志的。我能引誘，我不能命令。

我

我非常驚異，我有點怕，但是我走着好像向幸福，好像向戀愛的時候一樣。但是我走

近了你的時候，那光何以滅了呢？

他

因為你的好奇心已經變爲願意了。再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阻擋你。鐵已經跟着磁石的道兒來了。你快活嗎？

我

好像我的生命在實現着，好像過去的日子不過是現在的一種預備一樣。

他

那麼你是快活了？但是你還要更要快活哩。有些東西，人們常常總似乎不曉得。你從我口裏聽了的時候，你同要時享受一種敢重述的勇氣。你以此要得永久的光榮，這榮光將與地球自身同樣悠遠，也許同你們的文明同樣長久。

我

不是別一種永久，真正的永久嗎？

我的主人，因為我現在覺得這位舊朋友，不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主人，我的主人帶一種溫和調笑的樣子看着我微笑，但是他却不答覆我的問題。

「走罷，」沈默了一會兒之後，他說了，「我們到魯森堡散步去。」

我

不是嗎？

這回，他真笑了。

我們把那暗沈沈的教堂轉了一個大圈子，從巴拉丁街走出去。我看他一點也沒有領聖水，並且連我伸手向介殼的時候，我還咕囔說：

「無須的。」

完全入夜了。我們默默地到了賽芳道尼街。零星四行人從我們面前穿過，或走向我們前邊去，一點稀奇感動也沒有。但是有一個年青的婦人，緩緩走下來，熟視我的同伴，眼光，據我看，是熱烈的。若他是獨自一個，恐怕她更要大膽些。我心中起一個念頭，比那婦人的目光更加狂悖。

我說：「她熟視你好像舊相識的啦。」

他

「我要想他們認識的時候，世上的人都認識我。那個年輕的婦人不曉得我是誰。她想我是完全同別人的一個人，但是，若使我是獨自一個的時候，她要看得更劇烈，因為她想得些溫軟的話兒，她想得些接吻。但是若我爲她那無語的同情所動，她的運命將如何！我愛的婦人都把人生合理的意識全失掉了，我還沒有摸她們的手，撫她們的髮，她們的肉已竟樂得跳起來了。我若再支持，他們要像無花果一般在我的太陽之下融化了。甜

蜜而殘酷的滋味呀！我若離開她們，她們要憂傷而死，我若守在她們的心旁，她們要愛戀以死哩。」

我

神秘的人們講過這類的話。

他

他們指示了其中的一點兒，但是却被他們敬虔心的枯草包蔽了。

我

聖諦麗莎(4)……

他

她想我熱愛了她。這癡想使我同她分開了。那是我遇見過婦人中心情最堅實的，而以此也容易自負自欺！她真信要死在我的懷中；我却已竟去遠了。但是當加絕頂的時候，我用一種思想來慰藉她，因為他的恒心值得那麼做。她自己寫的東西，爲人們也非

無趣，但是有意刺戟她天才的牧師們很貽給伊不少的狂想，譬如她那地獄的幻覺之類。我將不告訴你，朋友，誰是最愛的婦人。差不多沒一個是在你們人類裏留名字的。一個婦人被愛和愛人的一點不能如有名的蒂麗沙，費工夫去描寫戀愛底情形的。她生，她死，這就完了。

我正在想着這幾句頗有點擾亂我聽聞的話，我已到了公園的欄牆前面。那兒我住了脚步，看無皮的巨樹上面暗色的繪畫。黑雲重重在天際通過。微小不可見的新月隱照着。

我說：「冬天的晚上，這園林真寂寞呀，欄牆內更利害！」

但是園門自然半開了，我們也就進去了。我已見了許多東西，聽了許多話，發了

許多奇異的感動，這新的靈蹟不過想起了我很平凡的驚異。我們在公園裏面了。

「去，」他說，「向薔薇花那邊去。」

我

「向薔薇樹邊去。」

他

「向薔薇花那邊。」

我們走着，一輪溫和而又晶瑩的陽光生了出來。樹木猛然間着了葉，栗樹開了白色和紅色的花，充滿一片鳥的歌聲。烏鴉在樹梢上發出他們尖銳的叫聲。蜜蜂已竟嗡嗡地飛了過去；一匹蠅落在我的手上。

花壇上滿開了花。一種珍奇的溫和甜蜜的香氣包了我。我們驚動一隻貓，他正在

窺相咕咕叫的兩個鳩的。我的朋友摘了一朵紅薔薇接着又一朵白的，和一朵黃的。這時候好像一個清麗的夏天早晨五點鐘的光景。

我

「我好幸福呀！我好幸福呀！」

他

「薔薇花，這些薔薇花，這是使我羨妒人們的。你們園裏的薔薇，你們文明的婦人，這兩件使你們與神們相等了。還說你憂愁地上的樂園！夏娃！夏娃！夏娃，朋友，就是一個女牧牛的，就是一個獵鳥的或一個早起的牧牛者的快樂。夏娃，你們有了這些真的年青的婦人眩你們的眼，破你們的夢的時候！」

我

但是這是神創造的。你父親……



但是我不言語了，我快活的發顫哩。三個青年女子向我們走來。她們穿的白衣。輕巧的花冠裝點着她們淺麥色的頭髮。她們緩緩地走來，手拉着手；伊們的淺笑使光明之中另發了一種光明。看見了，新開的薔薇，好像孩子一般，一齊叫起來，她們的手兒向薔薇樹伸舉的有帶又驚怯又惶惑的樣子。

我默看着，成了誘惑的囚人，但是我的朋友，王一般的安逸，向她們走了幾步，把他摘下來的薔薇贈給了她們。她們紅着臉兒接了花，放在她們的腰帶上。裏首最大的一個，有最好看的頭髮最美麗的眼睛最調和的美，微笑着說了幾句感謝的話，跟着又說道：

「我們在找尋你。」

他

他們說的是要找我的時候，總可以找到。

於是發了很可愛的笑聲，我的心花都笑開了的笑聲。

她

這地球上藍薔花好美麗呀！

哦！

這朵大而且紅的，我愛這個！

他

插在你的頭髮上罷，朋友。

她

我好快樂呀！

我自己也大膽摘了一朵薔薇花。

「這是一朵紅而且黃的，這是一朵刺很多的。」別一個年青的女子，帶着柔和的聲調在我身旁說了。

她已猜着我在戀想她了。

我

這個怕會刺着手兒，心兒刺出血的。

那人

莫刺傷了你的手，我很難過。

我

要是刺傷了我的心呢？

她低頭不答，拿着薔薇花趕她的朋友們去了。她是最通人性的，最女性的。受我朋友愛寵的那一個呢，像是天性更高，就是她的孩子脾氣也只應是神性的罷。

我也並未忘第三個青年女子。她體軀小弱，天真爛漫的雙眼中，含着一種嬌羞。她不離那個大的，好像她的姐姐，或最好的朋友似的。我並未忘她；但是她不屑要我贈她的那枝花，走進花牆，她折了一大把薔薇。我的朋友看着很滿足。

他

淘氣的孩子。

小的

什麼顏色的都有了。我的呀！我的呀！我的呀！

帶着一種利己者的快樂，伊把花兒一個一個地拿來聞着。

我的朋友帶着兩個年青女子走了。我帶着選上我的那人跟着他走去。

那人

看呀！你在流血？我早告訴過你。

一滴血滲在指上。我看着那年青女子一言不答。我疑她是譏笑我，她却沒有一點那樣神氣。安心了，我走近她的身傍；她把她的手兒放在我的肩上。

這魅惑人的情景越開展，對於這稀奇的環境我越懼了。事件的進行，我看是越自然了。我們早晨在清靜而滿開了花的園內散步。這樣的事，真是又似夢，然而我早已十分安逸了。

我們在一株褐栗的幼樹下走着，淡紅色的花莖時落在我們腳下。我們下了這個台階，又上那個，我們看見小池和噴泉，石像和橙樹，一個獨眼的巨人和一個裸體的妖女，各

種顏色的花，各種皮的樹，各種葉的灌木，併有幾隻鳩斜斜地飛落在草地上驚動了一羣麻雀。

那人

我的名字？ 怎樣意義？ 你若命運該曉得，你自會曉得。 那沒有什麼奇稀。 叫我做「朋友」罷，今天我特允許你。

我

我們能整有一天嗎？

那人

一天你覺得長嗎？

我

在你身傍，覺得長也覺得短。

那人

你將要覺得這是很短。

我

唉呀！

那人

他們在那兒？

我再看不見他們了麼？

啊！

我要尋見他們。

在那兒，在滿開着花的

櫻桃樹底下。

我

她呢？

那人

你想說什麼？

我

她的名字。

那人

她！她就是伊！她，她就是生命，她就是青春，她就是美，她就是愛。她！

我

我什麼也不想。我是幸福！

那人

已經幸福了嗎？

我

我是幸福，而我還想幸福，但是我並不焦躁。我抱着愉快抱着甯靜想幸福。我覺得我內面有一種神的和平，一種充滿了現在和未來的大歡樂的平和。

那人

同他在一塊，總是幸福的，對於自己的幸福也慣了，並且還覺得那幸福却在生長。我



說：「已經幸福了嗎？」不要依着你昨天的見地去解釋呀。

我

差不多我要入夢了。

伊低下了眼，和第一次一樣，沒絲毫羞怯的神氣，反帶一種超過人間婦女의 媚態。揚起眼臉的時候，在他的眼中，我好像看見了溫膩的曙光。她拉了我的手，引着我急急走去。

那人

快來他們在等我們哩。

在一間綠色的亭子底下，幾把粗朴的長椅，放在一個粗木方桌的周圍。牛奶罐，花瓶，黑麵包，草楊梅；這都是維幾爾(5)式的。那小的在她放了草楊梅的牛奶中，拆放了一朵紅

薔薇的花瓣兒。

小的

這是我的嘴唇兒。我把我的接吻送給你。

算講着伊滿面通紅了，而她那年長的朋友，把她拉到懷中用口親她的眼睛。

我們起手吃早餐的時候，我的朋友已經不管那幾個年青婦人了，他把她們來時打斷的話重提了起來。我們假面對面坐着兩個女伴湊在一面，小的坐在那對面把她在路上採來各種的花，按照他們小異同的地方，向一塊兒分類搜集。

他

我的父親……你講我的父親。我怕你對他於有過當的見解。他是很強，又十

分聰明，公正，是嗎？但是實說罷，他并不會是好……。

我

你購的好像他已經不在？

他

他沒有死，但是他已老了。神們一老便完了。他是藏在永久的沈默和澈悟的睿智裏去了。他還給些訓諭，他一個人一定總可以解釋人類的進化，但老年人的冷淡已經枯窿了他的心。他永沒有愛過人們，現在完全掉頭去了。我却不然，我愛人們……。

我

主呀！

我站起來，正要跪下去了。擺了個手勢他鎮住我的感動。

他

爲什麼「主」呢？我不是你的主。聽我說，你安心罷。看這幾位年青美人，她們是何等安詳，怎樣地倩笑。她們拿着花兒在玩，她們帶着快活的眼光兒在看你：你怕她們嗎？然而你何以不叫她們做神呢？啊！你們的婦人，比你們男人們何等地更接近自然更接近神喲！你若有一個心愛的人兒，我請你去找她來：她要看見我一點也不會怕。

年青婦人們笑起來了。她們現在三個人都坐在桌子的一邊，屈身聞着花兒，小聲兒講話，似蜜蜂兒一樣，體軀微動着，好像風中的百合，不曉得她們是聽主的話呢，還是聽着花語。

聽了我那朋友講了我所不懂的話，以後看了，這光景，我的心重復清醒了。

他

你們現在世上有的宗教觀念，所謂基督教的觀念——因為我在地上現形的一種機會，給了個基督的名字，——是人類自有想像以來，最弱最勞的東西。實用的智能，在一定的意味上，是進步了；自從蘇格拉底以前的希臘哲學家以來，思索的智能差不多常在退步。要得與真理多少有點疏遠關係的一種體系，必須在異教神話裏，注入埃比居(6)的運動哲學。譬如熟拉丁思想你更熟，請拿呂克萊司(7)的詩和奧微德(8)的變化篇來讀，試解釋普遍運命的部分與神之遊戲的部分……這是難嗎？爲什麼呢？人們，你知道的，是服從而且服從的很利害於物理的必然的法則，但是表面上他們不有自動的能力嗎？你想你是自由的時候，你們就是自由了。神們也是如此，神們的自由是行在更廣大的物質上，行在一種物質上。也不是無限，（無限是沒有的）不過是廣大的罷了。他們的權力，雖是那麼大，和人們的權力是同等的。希臘觸了問題的線索了，若說她沒有去解那個，那是因爲那個是不可解的：世界的創造者，世界的統轄者是運命。運命管治神們如同神們管治人們一樣，在她的手下，我們是平等的，如同你們在死的治下王侯乞丐都是同等的。

一樣。

爲遮掩這話投給我的不安，我轉眼向那年青婦人們看去。她們只有兩個人了。

她

小的那個去尋別的花兒去了。有些花兒枯的真快喲！簡直可以說地球的熱狠夠  
燒枯她們一樣。

那人

接吻殺死的愛不知有多少回！

我

不要說這話。好朋友，那不是愛，那是一時的輕薄。

那人

輕薄和戀愛藏在一樣的服裝下面的。

我想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兒上面。她縮了手，我只捻得一個指頭，但是我用手握住，她并未抵抗。

小的

看這別種的花兒。

那人

她們還是要枯的。

他

不，她們不會枯的。

小的

魯森

成

那兒，你看。

我

我須得這種慰藉才可以安心聽你的談話，朋友。

他

是的，你是一個人，你依然保留着本來面目。你應該保持着你是一個人。

我

我聽了：我懂了的時候那是會成比別人更高的一個人嗎？

他

是的，若是你懂了。

我

那麼，人文史上基督教的這種變遷是人類的一種誤謬麼。

他



人類不過始終在誤謬之中生活而已，並且世界是永久變化的，那有什麼真理？你們已有了進化的觀念，那個在一定的界綫內是很正確的，但是你們同時又想保持真理的觀念：這豈不是矛盾嗎？你們若是能夠在你們的智能之中造世界的真像，爲你們的兒孫，那個已經怕不是相同的了。因爲若是世界進化，你們也是早行着進化，一輩一輩的人，已經不是相同的人了。你們不斷地，努力想在小孩的像中，找出老人相似的風貌來。這是一些把戲。總之這是你們做的事。

我

是的尋求真理是人類的一個大事業。求出的時候，一個人便是幸福；若是他自己求不出，他便得分享他鄰人的發見。而他的鄰人也絕不拒絕。當肉的感情使人們安息的時候，真理的需要反使他們生更甚的苦惱。

他

這自然允許人類在物理開展這一些以外還能有的生活，他實是殘忍。就從這殘

忍，你們也得了利益，並且我還想你們裏頭多數老人比多數青年人更幸福。真理，爲他們畢竟是一個忠實的情人。

聽了這話我禁不住看我稱爲「那人」的那個年青女子。他也在看着我，但是一陣，她紅着臉，低垂了頭。

他

我連一刻也不能變換你們頭腦的形狀，你們了解的習慣，所以我跳進了你們所有的語言這怪習裏頭，我用你們所有的抽象名詞。不要受騙。這並不是贊成。真理不過是幻，幻就是真理。

我

但是你在這裏，你的話……

他

你不看見我的時候，你便不信我了，而且你永不會曉得此夜，這個冬夜，像夏天早晨一樣光明溫暖。幸福的這一夜是真還是幻哩。

好像不到一刻鐘的空兒所有現在種種的情景退入夢幻的「無」裏去了。但是我並沒有合眼，依然看見光，我安心了。

他

我所以不給你講真理，因為你那驅役感官的精神，和你那感官以外的東西，其中間沒有可能的一致。有個表象，但那個是不正確，因為他是斷片的一時的，幾個細木的三角形從穹窿落下了，你拾來放在手心，你由他們的不同三點把他們分類集合起，你想你重建了世界這舞臺了。我不給你講真理，我告訴你願意知道的。你知道了的時候，你也不多什

麼，但是你將要滿足。

我

謎語和寓言的主的……。

他

福音書，我的福音書！可憐的書，幸福的書！被醉的豫言者擾亂了的幾個猶太人，他們這虔敬的夢想怎樣有福喇！欺詐在那裏做出這麼老實的花樣。你讀過使徒行傳嗎？

那抵不得阿拉丁或怪燈（*g*）有趣，但是那是何等感人喲！他們用手觸着上帝。而且這是一段仙話同時也是一段牧童故事。我是一切。這是靈巧的幻術師的泛神論。看，我是木匠，漁夫，豫言者，魔術家，我被絞殺，埋葬，我復活，我升天，我再現化爲火的言語。我是一，我是二，我是三；我是鴿，我是綿羊，我是上帝，我是人，而且這都是同時的。百姓們懂得博士們解說。世上人都信。真理支配着。幸福流注在平和的人們的心裏。

我

那不是你情願的嗎？

他

耶穌，我給他吹入了些簡單的思想，他不應該收十二個使徒。有一個都會錯。我的思想，入了這十二個人的腦中，成了十二種不相同的狂悖。那麼，我還喜歡保羅。我是很遲。並且我差不多立刻離棄了他。他建設的教會也就變成了一個奇異的組織……。

我

人們會信了那個是神的。

他

我愁眼看這可笑的發展快到二十個世紀了。這教會使我挨罵使我受蔑視……。

我

他也使你受人愛哩。

他

什麼愛！啊！我那埃菲司和杲林特（10）的美麗的祭典喇！

我

你說什麼？

他

你這時節聽見一個神的懺悔了。這是你一生中唯一的時節，人生少有的時節。你那女友的手放到你的唇旁。她愛你。你的心若是平靜了，你聽我的話更能了解。叫他愛麗絲，你笑的時候她會跟着你倩笑。

我高興地答應了。愛麗絲讓我拿了她的手，我緩緩地接了一吻。她的朋友帶可愛的見證人的一種神氣看着我們。有趣的婚約喇！

我

我愛你，愛麗絲。你愛我嗎？

愛麗絲

我愛你，我的朋友。但是放開我的手罷，我好安排這花，爲我們心的祭禮。聽主給你講，放聽明點罷。

再吻了一遍之後，我放了愛麗絲的手。她很溫和地微笑着謝了我，在她的長衣之下，我看見愛情充滿了她的胸腔。

那個小的跑乏了，坐在一張矮椅子上，把頭放在她女伴的膝上，她女伴出神着，用手撫弄她的金髮。我的主看着這幅動人的畫圖，那感動他好像吸收了，默默地，不發一言。過了數分鐘沈默之後——這沈默豐富了我的生命——他又開言了。

他

我有時來看人們，這是爲他們婦人的愛。我不像詩人描寫的神們一樣，我不是想得

很多很多的擁抱。我來不是爲愛，是爲被人愛的。想得我的我便爲她所有。我給她做地上找不到的那理！的良人。

你們創造了婦人，你們人們，而你們却依然在你們所創造的婦人之下。你們連使奇蹟完成了的那贈與品，都不會享有，你們的愛，常常是跛足的。你們只知取而不知與；你們的心願所耕的田都被你們弄瘠瘦了，你們所愛的婦人看着你們眼中那種乾燥，也要渴死了。

她們三個都很仔細地在聽着。愛麗絲很高興拉我握我的指頭，她的兩個朋友站起，她去親我的「主」底手。他反張開兩臂，讓她們投入他的懷中，好像被風吹倒的兩株花一樣。愛麗絲和我，我們很快活地看着這可愛的舉動而且我對着這無嫉妬之戀愛底情景，老老實實自己對自己講：他有了這兩個婦人好像把所有的婦人都得了，我曉得他同時能爲她們共同所有，也爲每人獨自所有。愛麗絲的手兒在我的掌中慢慢不自在起來了。



她小聲，却帶着急激的調子，告訴了我這個謎語：

「朋友，朋友，我們不比婦人們更美嗎？」

是的，愛麗絲比別個婦人更美。我想她是一個女神吧。我想我也成了神了……

我的口占領了她的口，我的左手摟住她的頭，我的右手，手在那腰支動搖之下，摸索我所想知的她那心臟的鼓動。除過我的頭腦和感官，外面全成了黑暗，這時節，愛麗絲好像爲我所有了，從我們濕浸浸顫巍巍的口裏發出了叫聲。但是也許這不過是一場幻夢嗎？

但是我完全記得，天明的時候，我們倆的眼中充滿了感謝和了解。並且現在我們倆這樣接近，我們倆好像合成了一個身體一樣。

我們昏沈沈地回復了原狀；我們重看那外面的世界，那小的睡在她朋友的膝上，我們的主呢，手扶着頭在沈思。我們的面前經過了些什麼？有怎樣奇異的結果，我一點也不想去問自己，現在就要去問自己也不曉得怎樣富，不用疑吧，是夢幻用薔薇之雨把我們大家一樣地掩住了，那魔術師呢他也未嘗逃出了自己的魔術。

我嘗受了的大幸福使我的智慧復活了。我的主對我重行講話的時候，好像很溫和的  
太陽光綫落在我的身上一樣。

他

我告訴了你，古代希臘人的宗教，翻譯你們所不能見的世界的真相比較地醜態和錯誤少些的。有些神們，就是說有一種人，在其他人們之上，如同在你們在那最聰明的動物或最溫順的家畜之上一樣。你們占領了地球；我們祖先占領了空間，繁植於圍環太陽各行星之大半。我們權力能及的領土，一點也不能超過太陽系，我們實際的領土一點也不過土星，就是我父親住的那裏；向太陽的交界，就是我們此刻在的這個地球。許多世紀以來，我選了火星做住房，因此我和你們接近並且我也想和人們接近。別的行星，或是太遠，或是去太陽太近，與我不相親，差不多也和對你們一樣。我不知道他們那里過些什麼。至於我們範圍以外的無限世界，我同你們一樣，不知道，也不能知道。

我告訴了你的，你看去沒有什麼新奇罷。你們許多的哲學家有些想像在好多點與此相接觸的。福祿特爾發明了「小大」(11)一語來苦你們；但是服從於自然法的表面之下，他使那成非常巨的一個巨人。爲什麼呢？螞蟻不是在人類之次，地上最聰明的動物嗎？我好像記得在一個很遠的時期，我想是你們地質學家所謂石炭期吧，那時白蟻在地球上非常發展。這很脆弱的小東西明明是因溫度低降之故把發展阻止了。他們現在同別的蟲類一樣，再也過着不過一種遲緩的生活；他們的智慧因再沒有那豐富的物理的活動來供給，也凝固了；從今以後，他們停滯在不可飛越的一點，從前用選擇和意志完成的，他們現在不過是機械地做去。先丟開「小大」罷……。

我

「小大」一點趣也沒有。你說的爲我這種聰明，有點過快了，我若是更能懂得的時候，你說的更有許多東西可以打動我。那種遲緩的生活……。

他

地上的生命受環境影響的時候，實在是渺小可憐。沒有很高溫度的動物，應該不斷地把力氣費在適應環境的功作上。假使元來的熱度不下降而上昇，白蟻和螞蟻也許會是平分地球的兩大族而人類成了他們的一種奴隸呢。但是你們發明了火，你們升到別的一切動物之上去了，那火給了你們永久之夏，也給了你們閑暇。由那裏才有了你們的一切文明，那是懶惰底驕女，他們不承認他們的母親了。人們的一切東西都是由懶惰生的。你們祖先許有一人能在火傍過冬天那一年，從那一年起，才有了藝術，科學，遊戲，愛及其他一切的快樂。閑暇，那是人類最大最美的勝利品。但是你們雖然，曉得勝利你們雖然曉得創造，你們差不多全然不曉得利用你們的勝利品和你們的創造物。既然占領了閑暇，你們又藐視他，有些奴隸，恥於他們的熟練的手不勤了，在你們裏頭，做起勞動神聖的說教來了。可憐的狂人們喲！並且你們不是把婦人也要教壞嗎？你們不是已經在她们心裏把猶太人那道德的原理暗暗注入成功了嗎？在你們男子所有的驕傲之中，你們不是已經做到破壞你們先人的工作，並且把以美和溫柔支配你們的那創造品也陷於

你們淺陋薄弱的男子底地位去了嗎。你們教導她們；你們把使你們腦子醜化了的那些無用的愚蠢也教給她們。不久你們便會禁止她們裝飾，拒絕她們戀愛，你們不要她們給你們幸福了！但是這話我且放在以後再講罷。這都是由你們好奇心所生的枝葉問題。我們正在講小大好，我便是一個小大，縮小到我們人類的大小上的。我在人類上的絕對權力，不過於他；我還不如這詭當，<sup>(12)</sup>我連用娛樂或快活來壓碎他們也不能。在人們毫無所能；我若十分願意，我可以把我的些意思暗示給他們。這便是所謂我的化身。我永沒有化身過。我自己的肉差不多不死不壞，已經夠了我啦。

我

差不多……

他

神們，也有生死，我父親告訴過我。我沒見死過一個，我沒見生過一個。但是我是生過的，因為我有父親和母親。

我

你的母親瑪利亞……。

他

輕信的孩子，不留意的孩子！人們給我們的定名有什麼要緊。希臘人叫我吐親拉東，他們曉得我名阿保羅。他們的宗教是充滿了寓言，但是不曉得事物的起源。本質的真理怎麼啓示給他們，我毫不知道。也許我父親，于最初的時期……我是直到比達果<sup>(13)</sup>的時代才關心人事的。我給他吹入了些有趣的觀念；他以為是神的，這是我永不紅臉的一個好弟子。比達果使地中海沿岸文明了。我的思想，受我的支持，一朵輕輕白雲似的飛翔于這母之海的碧流上面。

但是埃及居怕是更離我心近些的。他那天生快爽的感受性，在我的靈感之下，生了一朵更美的智之花。他曉得一部分的智識，而不為那比喻所欺，他是聰明，不更去假定普遍的智慧，一切體系，詩和人類幸福上實用物的發明者；他不去空想一個最高的創造者。

他明白人們的性質是各各不相同的，他所以不告訴他們一種單一的快樂。他講說快樂，乃是隨各人的天性去快樂的法子。我愛埃比居。爲他，我現身爲一個年長的朋友，一個尋求智識環游地球的旅行家。每年一兩次，他看見我高高興興地來了，他叫他的奴隸聽從我，他對我不隱藏他的婦人，她是很體面的，我對她覺得也有一種溫醇的友情。不過她對於她丈夫的溫和態度，有點嫉妬，但是她并不阻止他享受別個美婦人的親愛。她自己對於依奧尼的美和亞細亞的美，也非無感覺的：純潔可愛的這一對夫妻常常也各自享受不能相互分與的快樂。我承認了這種快活的習慣。多忙之夜，屢屢聽見我們的嘆聲，和將芳潮碎了在我們脚下的那海的嘆聲相唱和。

這些事，都發生于年青的女奴們，未眠前，在海岸上洗滌她們白晝間塵污的時候。她們玩着，笑着，我們愛在那晚照晒暖的溫水中追逐她們。被冗長的哲學談話弄倦了，我們在那海波的愛撫中尋出了一種稀有的慰安和氣力，那氣力我們便任意放棄在年青婦人的懷中了。她們來坐在砂上，我們的身傍，我們瞑想着自生的大自然，她們歌唱着。那些

歌也頗能吸引熱血的青年；我們曉得了，我們休息乘涼的時候，我們躺在席子上，讓新的快樂——代替舊日所採的花的新花——在生着。

我的朋友，毒你的官能，塞你的智慧的那輩村夫子們，數世紀以來，使你們信了埃比居的快樂是完全靈的快樂。埃比居太聰明，無論何種快樂，他都不蔑視。他想曉得，而他只曉得，可以成爲人的快樂的各種快樂；他一點不濫用，但在他調和的生命之中，什麼東西都用了。

是在這樣幸福的一天晚上很早的時候，長思久論的結果，我們發見了原子的體系。這是精神的大努力，你們之中和你們之外永沒有生過的最大努力。把這世界作爲一羣偶然的產物看，就是說一羣事物一個跟着一個向無限跳去，這是你們現在時代最高的頭腦，差不多不敢立腳的結論，雖然這結論吸引着他們。自柏拉圖派以來二十世紀，把人們我理解力攪混了，乃至簡單的真理遠不能在那裏立定。但是你們空想的一切體系，是駁得倒的而埃比居的却不是。你要我給你講，——不像你們的哲學先生變形過的，——我



們在依奧尼那晚上改定的那體系嗎？

我

我不曉得什麼埃比居的體系，僅僅憑呂克雷司的詩……

他

人間最好的著作怕是……要是人們把這部可愛的書選做聖經呀！

我

我們可以在那裏面多少認出你的一點思想嗎？

他

很多，我的朋友，很多。那是我，引那年青的呂克雷司上蔡諾（14）那兒，從他的口裏才曉得了我們的埃比居的。我在這個沈鬱的羅馬天才之中重發見了使埃比居高貴的一些快樂的道理，那樣地追求知識而同時又尊重生命之不可思議的活動，若使未來不以他的愛情苦他，他一生要是個夢想者。他爲人所愛，他爲嫉妬所苦，他對他的愛，人只要求肉的

和平與靈的和平。他愛了。愛情使夢想家成了一個觀察者。他想曉得愛的原因，而他曉得了愛就是生命自身；他想知道生命的原因，而他知道了生命，即永久活動，就是他自身的原因。他所見野心的大冒險也很足以使他和社會的愉樂分離。動物底那樣單純而正確的活動，給他，好像比許多以罪買來必死之罪的那些狂人的血戰更爲有趣。當他正寫他那詩的時候，他去阿拔弄不遠，他那呂克萊舍別居裏，我差不多是他唯一的顧問客。這是一座農舍，不是什麼嬉樂的居所，常常散步回來，我們給糧食或葡萄的收成幫一臂之力。邁繆司若在那兒，瞧見我們，或同小女孩子們玩耍。邁繆司是一個高傲而有點放肆的賢者。晚上我們重談我們的談話。我把狠嫉刻的蔡諾所藏而未傳的秘議，都宣示給他。以後我訪的時候，我給讀他詩最後的幾頁，我高興地在這比希臘文剛硬的文字裏，首重又發見了可貴的埃比居的思想和天才：「……羅馬人的祖先啊，啊，人們和神們的快樂，高貴的斐娜絲，這是在那星辰回旋的天之極頂下面，海中植，掌船的，地上滿了取獲；這是因爲你，有生命的都應該生，應該看太陽的光……」

我

……你來時，女神，風也退了，雲也逃了……

他

……地球爲你散她的花香，海波爲你展她的嬌笑……」。

我

呂克萊司一點也不爲人所重了。因爲他講愛沒一點虛僞，他講死沒一點幻想，他被人看做非道德的了。

他

是的，他知道傷心事太多了，爲你們孩子般的感覺。

我

我想起鮑胥葉的一句話，一句輕蔑古代的話：「十字架在這世上，一出現來，一切這地上所敬重的東西都埋葬於遺念之中了。世上的人睜開了眼，驚訝自己的無智……」

他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許多妄誕不經的事都依着我的名字……但是我們年青的婦人們已昏昏着了，她們的髮散在和她們一樣美麗的花中，讓她們去罷。把這些紫花去掉，還會使她們頭痛。啊！神聖的創造品，你們知道愛，你們什麼都知道了，你們不要我們這蠢笨的哲學。

他站起來，在桌子周圍轉了個圈兒，他在她們三人的頰上都接了吻。他重坐在我的傍邊，他說話了。

他

我不給你講什麼是物質，我一點也不知道。物質就是現是存在的，從前永久存在的，未來永久存在的。我同埃比居理會了這是無量數的元子或點，偶然相遇處處成了羣的；

現在覺得他好像一疋布，但是這終竟是一樣因為這布所包食的要素的中間終次有空隙。若不然，我們只有不動的因而而不活潑無氣力的一個塊子。不能夠去脫空間，但是他的實在性却不容易理解；因為假使空間是空的，便是沒有什麼，然而沒有這「無」什麼却都不能存在。

承認物質是布的樣子，我們假定他由無數的線在各方向相交而成；但是線是由點做成的。所以重歸到點上來，這個比較明白些，但是也明白不好多。

你們的化學發見了他所算計所稱量的分子的時候，自信已達到分析的極頂了。但是可秤算的一點，可以分爲一樣可秤算的兩點。那麼一直到無限，這麼着一直到無空間時間的限界，這是明明白白的。所以有兩個無限：一個在我們以上，因為什麼數字都可以增加一個是在下的，因為什麼數字都可以減少。但是空間應該看作絕對的空，完全的無，兩無限的每個，猛然于這空，于這無接撞。世界也許是有限界的。這布也許是在無的中間孤立的個球。人們既然不能看見，物如何能從無中出來，或是如何物能變成無，我們結

論到物質的永久和這無的永久相和了。我們這麼着有了有和非有。但是非有、雖爲有的存在是很要緊的，既然完全不能見我們讓他在一邊去罷；再呢，我們將何能用他呢？

◎我很曉得你們的博學先生能用一定的邏輯，說物質最後的無化，無論爲人爲神，我不信這觀念實際有可取的意義。有的是有。再則分解不是毀滅的意義，是變化。物形變化過并且還要變化，但物的本質是永久的和偶然一樣。這宇宙不過是偶然底無數的玩意兒中的一個是永久活動的偶然的一晷刻……你討厭這個嗎？

我

除過我們自己的生命以外，那里還有比世界自己的生命有趣的呢？

他

你將來要死，你現在看見這樣的世界將來也要死。偶然創造了他的活動，就用他的繼續要來毀壞他。你們所理解的，那俗人所謂永久，不過是一刹那。你看見過轉獨樂沒有？在旋轉的正中間，有一刻，圓周的一點所畫的圓是一種感覺上同樣的速度來畫出的。

太陽系，因他的正確，應該使我們認定我們的幾句由原子所造的獨樂是差不多在他行程的一半上。那運動不是永久的，你知道；旋轉必博漸漸緩下去，直到獨樂橫倒下去，便死了。

我

啊！我們對於永久的夢想啊！

他

我說著了嗎？——人生，一人死。——世界死，一世界生。

我

重新不是永久呀。

他

你想的不是永久，那是不動。你所想的永久不過是活動的一個停留。應該想的是活動底永久。人，神，世界，永久的活動有一刻引我們去到偶然的無限裏面……。

我

那麼，一切人間的努力，我們的哲學，我們的科學，我們文明的那悲哀而崇高的建物：

……

他

運命比一切文明更美呢。

我

但是若那些都不得不殞滅，至少那紀念長存在神們的智慧裏呀！

他

神們能比生他們的世界長命嗎？死的面前，我們和你們是伯仲。埃及居知道了。

他把神們常常看作不過一時不死的。他更沒有唯一，無限，永遠的神這種怪思想。這種

信仰已經從亞細亞挪入希臘了，但是希臘人不明白，給他們的一切諸神送了一種滑稽的

不死。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重提起他，設法使他合理，不過做到表示哲學的空虛罷了。



我不讓我愛的埃比居入了這玄學的迷途。神是一個夢，因夢所支配的頭腦，或可愛或殘刻，或有益或危險，但這不過是一個夢。還要我給你講神的不可能嗎？神，爲人們，不是理論，是感情。你們的好哲學家非常明白這個，他們的理智雖否認了，他們的心裏却急急肯定了。若是我們應該留在人的領域，我也許這麼做，但是我是爲超渡你于別人之上而來——在未讓你重墮落以前的這一刻。

我

主呀，你惱了我嗎？

他

他們差不多都再墮落了，我從地上超渡了的。最幸福的死了，有些死在未證明他的僞誓以前；別的簡直離叛了我。但是聽我說罷。你有時細想數學上不生疑義的真理嗎？無論如何，你曉得一是一，世上沒有什麼可以使一成二或二成一的。人類的頭腦裏面，每個印象，每個感覺，每個想像，每個觀念一個一個都應該找各另的住所。誰想像一個中

必細胞來代替靈魂呢？無用的想像，因為那細胞僅能是頭腦的縮小，猶如頭腦是世界的縮小一樣。知識的唯一中心是不理條的理會；這唯一中心由受成分而成那是與可知成分同量的。那麼，上帝不能認為一個簡單的存在。他若存在，他只能複雜地存在；他很像人，他很像我，一個超人。把你自己增加到無限你可以有唯一想得來的全能者。宗教和謙慎的哲學想像神是一個完滿的人，那至少不失為一個合理論的比喻。我，人類崇拜的一個神，我用神的謙遜告訴你：我是一個人，上帝也是一個人。你一越過這觀念，就不能不成為妄誕不合理了。你們玄學家的上帝是什麼？一個抽象的東西罷了，和溫素，善，可入性，真，美，重量等一樣地無可能的實在性。

希臘人的宗教是可愛，末葉更好；你們的呢，也有時給我些甜味。古代人曉得美和歡喜的宗教，你們曉得恩愛和柔和的宗教。我輕視你們的哲學，那不過是理智的些恰巧的建築；我永不能卑視你們的傳說和迷信，那是你們的精神向你們感覺做的傳統的敬禮。但這是俗人小兒或胆小的婦人所耕耘的田地。高貴的人們只尊敬自己從他們的天賦中

抽出所有虛的幸福。虛的却是實的，唯一地實的。要知道人只有一生，而此生是有限的。摘葡萄，只有一個時候；早晨，涼酸，晚上，已經太甜了。不要把日子白丟在突過去和突將來。一點一點一刻一刻好好地生活去！快樂是雨可以打褪，風可以吹落的花！

我

埃比居哟！

埃比居哟！

他

是的，我希望你是一個新埃比居，你給現在的人們，把我朋友昔日給雅典人講過的，重講一遍。使徒們藉我的名字說話，在地上傳布成功了一種絕望的學說。他們教人蔑視一切人的，快活的，光的東西。不善為自然的快樂，他們在他們自己的悲痛和把自己同胞投入了的悲痛之中找快樂。他們稱地球為一個淚谷，但是這淚，這是他們的罪惡使之長流的。他們于自己不好，就是為成了他們暗夢之奴隸的人們，也有罪惡。他們許給信者永久的幻想的快樂，代替他們所奪去的那簡單而真實的快樂，而他們却從人們的心底把

希望奪去了，他們假想地獄，他們巴魯(15)教牧師的子孫，就在我的名下，造了他們祖先的那殘忍的偶像，他們把我做成可憎而豫見罪惡之未來的創造主。但是這輩惡魔未嘗喪我的勇氣，我用我的靈感，依然扶持我看見生長于這一切恐怖現象之中的一切智慧的努力。

唉！他們常常左右着你們，同他們戰的別一派牧師，(16)有時更壞。你們的道德如今是最卑最慘從來沒有過的。地獄，你們已毫不信了，他却深入你們的心中，把你們一切的快乐都噬去了。

我

是的，我們是很悲慘。我們雖不信犯罪的教義了，犯罪的恐懼依然脅着我們。我們一點也不敢享樂。坐在太陽底下，想吸最早的春光的人們，我們輕蔑他，這因為我們嫉妒他的閑懶；凡不生產的休暇，我們都叫做閑懶。我們不能勞動的時候，我們去看他人勞動。

他

你們社會的狀況，是狂愚的小影。羅馬的奴隸比你們許多工人過的生活還好。你們連婦人都叫勞動了，像色米特人的風俗。無論富的貧的，你們都不曉得休假的快樂。你們一天的鐘點都工作了，有的爲麵包，有的爲得些愉快，而這愉快他們的疲勞不許他們享受的，最蠢的是那輩爲增加財產的。你們差不多蠢到這步田地，你們不僅把勞動當名譽，簡直當作神聖，而其實不過是很悲慘的必要罷了。這必要，你們直列爲道德，而其實不過是一短的人生的一個長的煩厭罷了。

我

并且這勞動，至少，可以許人飲食生活的，却不能人人都有。在最文明的都市中有幾千萬人天天餓死。有一垂死而不能死經過十年二十年的……

他

繁殖吧增加吧。那個，那是我父親做的。他對於猶太人一個頗能活動的小民族，有一種偏溺而不善的愛，他可笑地把他們天生的驕傲獎勵過度了。這生了滑稽而悲慘的

結果。那輩無智的拜杜印(17)人自信有統治世界的運氣，並且當這統治完成的時候，那時候他們就消失其爲一個了民族。他們自己不信的宗教來給別人信，爲猶太人，是很奇的運命！

屢！因爲我老父的請求，再則因爲這混沌的野蠻人也討厭起求了，我試着啓發了耶穌之後，他許多的弟子之中，我看中了聖保羅(18)我上他那裏去，就像我上你這裏來一樣；他歸心了，他把這發見信爲神業。我在他的旅行中跟着他。他的精力，使我高興；但是在雅典，我加入他的反對派中，我叫他們哄笑的。以後我讓他沒什麼慰藉地死去了；他的驕傲已經夠了他啦。

我信這人沒有其他的妖術者那樣蠢，他們和他一樣，取悅于羣衆的，但是上帝的觀念上了他的頭，他開始信仰我了，以我爲全能之神。從此以後我再沒訪過他，因爲我不愛使我自己成宗教紛爭的連累犯。見棄後，他依然聽我；但是我的聲到他的雙耳朵好像蠅子的嗡嗡聲一樣。他的信心使他發怒，他贊成夠教了。這與那可愛的埃比居是何等的不

同在埃比居呢，我們的談話不過是一個高尚的娛樂品。但是這保羅雖，然害幻覺症也，有相當的欺瞞，明明是想在衆愚面前顯大，他才裝起恍惚於天堂的樣子。他信我復活是真的。什麼故事呀！可以說人們給字一個確切的意味，僅是爲高興用相反的意思上的。你們的頭腦有很稀奇的玩意。死的是死了的。死的也許不是死了的。死的是活着的。死的是唯一的活着的。你們是何等的幻術師呀！

對於新宗教的發展，我依然有趣味着。這宗教顯出多少很可愛的女性。聖色惜兒（19）是何等高貴的創造品呀！何等純朴的多情人！沒有一個婦人曉得那樣快活的夜裏，色惜兒和訪她的天使所過的……在我神之一生的記憶中……

我

那就是你？

「瓦勒林發見色惜兒在床上和一個天使祈禱。」

他

可憐的瓦勒林！

他永沒疑過他約婚女子的潔操。他愛很了她，他沒有不安了，雖然

很明白的。他很值得教會所奉給他的那永久的帝冠。若是婦人們曉得了這青年的歷史，她們用何等的好意來裝飾他的紀念和他的像！色惜兒永遠愛他，但是她又尊敬我。幻影蒙了他們單純的心。我完滿了他們的幸福，讓他們恍惚地死了，相信着在死的彼岸，一定可以重找尋着他們不斷的親吻并且尋出他們自己的永存。

這冒險，我的朋友，使我明白新宗教中藏匿着一種特別的美：他包含最純的異彩所未有的恩悅，和我到現在設經過的一種素朴而柔和的什麼東西。斯多曠(20)風的無感覺成了可笑；形式是痛苦；玫瑰的花冠變成荊棘的花冠了。有過了很長期的愚蠢，人的魂靈復醒了想笑的時候，那微笑是悲哀的。也許人們不能從基督教給他們的傷痕恢復過來。——那傷有時像平癒：最小的觸撞，最低的發熱，傷痕就發了流血。痛苦的人幸福喲！這句蠢話常常在你們那軟弱的心中來往，以虛榮之故你們怕快樂。你們對於生活幸福的受了當年幾個失望的猶太人所投的，破門宣告，你們笑的時候，你們求你們同胞恕罪，因為這是規定的，苦痛的人幸福喲。



人常常做起像反抗的樣子，其實是動物中最致命的。他繼續受那道德底最不名譽的信條，跪在十誠的前面，背上受着鞭打，這常常是你們一個光榮的頭銜。大偽善者常被推崇爲你們的先生，我還聽見你們嘶嘶地講犧牲的觀念。你們的感覺壞了：你們的智慧不夠。那常表示受良心揚導者的騙，他們一個趾，一個在你們肩頭上來的。道德的宣言者實行的很少。你常常和渴了的人打交道，他唯一的小心就是使你信清泉裏有毒。

道德家是永久的老人，他在他愛戀的年青女子面前，擺出一幅愛的可怕的圖畫。精力的發展中夾雜的訓言，常是偽善的，就是說有利益的訓言。也有偽善者之素朴的模倣；有蠢的，虛榮的，有最壞的壞人：但是這都是應該揭去假面具的。

我

什麼？永沒有真實的偉大人物，人們忠誠的朋友嗎？

他

我方才所講的不可視爲悲劇。最大的偽善者決不能是完全的偽善者。他們自身

裏總有一點真誠在的。行真致誠是人性最自然的。要造一個假的人格，須費很大的力；也須很大的才，也許得天才，纔可以呢。偽善，表示在假面具之下，減少他的生趣；要重獲生趣，非到他用的樣子屈服了許多的徒弟那一天不行；由那兒才有創造社會虛偽的大家的熱心傳道。但是若新環境——新創造者自身的創造者——生了的時候，那偽善便休了。最初的新教徒，爲貶教皇黨的聲價，儀式上裝了一種嚴正的樣子。這種偽善變成了傳統的，以後又變而成爲遺傳的，那加爾文派的教士們，在他們的生活，禁止一切能使生活美和甜蜜的東西，乃是用一種真而善的信仰的。舊教呢，戰略上，至少於他們的禁條中，對於輕視快樂，更爲增加了。他們把可以使人類退化于野蠻狀況以下的幾種道德禁止實行了。他們也是出於十分的誠實和很好的信心。哲學先生們呢，現在也未講一句不相同的話，他們有一天看見文明帶着他那精美的複雜狀況，墮爲殘墟，使地上全如特勞阿所在的土地和亭嘎德的遺蹟今日尚矗立的沙漠一樣，你若聽去，他們定要吃驚哩。

人類道德的原理和原理所給日常生活形式應該分開看。

我給你講了大的偽善家。也有大的老實人哩。沒有那一方面，在事物之常軌上存了你能推知的一種影響。觀念和字的世界是一個世界，事實和活動的數量別是一個世界。不用說他們多少相互地影響，但是很小很緩，有很多的猶豫，他們相互的影響很難成立。基督教的社會觀念有時呈一種很活動的樣子，但這不過是僅僅五六十一年來，而且何等胆子小喲！也許基督教教義有一天可以實現，但是須經很長的時間，直到他不成爲宗教，爲哲學，爲道德以後。而那時新的不調和在思想與生活之間重新發見哪。

就是這樣長期限的社會的大教理之實現也怕是僅僅一場幻夢。思想之田和與之平行的行動之田是有限制的；同一的思想，一周轉之後重來，同樣的行動亦然。他們的相符合，或近或遠，怕都是偶然的。你們想的和講的都是空的，行動自己在別個平面上轉，而那兩個平面也許永久不能相切哩。

并且事物的廣大的光景給人注入的耳語和太陽初升時喚起小鳥兒的那個耳語一樣這也是可容許的。但是你將要說使太陽升的是這耳語嗎？

觀念也許是行動的創造者，然而你對於觀念之權力的論法正和前面那個相同。人們的觀念不過僅僅是事後的觀念而已。未來？只說明天的天氣，你能知道嗎？你們自以為可以豫知的未來，不過是一種過去，用你的想像和感覺整理的。你們信你們所希望的可以有。小孩子們啊！

思想的運用是一種玩意，但是這玩意須得自然調和的。你越覺得他無用，你應該越想他美。美，那麼怕就是他唯一可能的價值了。至少，不要讓這爬動的小癩念常常跑進你那腐壞了的頭腦如同草鞋跑上朽木一樣。

我

那麼我們的思想比我們的行為更自由嗎？

他

人們在那裏更容易保守自由的幻想。人神，我們都在運命治下沒有什麼東西不是永久物質的前起運動之論理的和必要的結果。我們是些船，茫茫然為風波送到不知

的目的地去的；但是避着暗礁下這不可抗的江流是別一件事，隨風轉舵是別一件事。思想是一把舵，永不應鬆手，也永不該放在無價值的手裏。

但是那些觀念都是很普通的，並且我想一點也不能給你帶來大的慰安。我現在像講默示錄的個說教者，用假托法來代論理。我不是向你來給你模範的修辭或驚人的謎語。若是我爲人們更努一次力，我願這努力是簡易分明。但是有些問題神們自己也茫然自失，如小孩在黑林子裏一樣。事物之理，在我們面前逸脫，與在你們面前相同。我們也是，我們也是無限中的些塵粒，不過稍光亮點就完啦。

但是，有些問題在我們裏首看作已經解決了的。那些還在擾你們的心曲。我們征服了那些，我們的智慧統禦了那些。我將要把那答案放在你的手中，以後我們散一回步，在你怕永不能再見的這青天裏……

我

永不能？  
什麼永不能？

他

這麼美，這麼溫和，這麼清，這麼芬芳。

對於你們人的運命，我一無所能，我并且不曉得。

宋下世之先……

我

怎麼，主呀，你在我們中間降臨了嗎？

他

小女孩兒的好奇癖！

我到世上來，和你們去美洲一般容易，一般自然。

怎麼？知道，

爲你也是毫無用處；因爲你永不能受益，這不過引你去作一種危險的孩氣的試驗。但是有別一個問題，你不敢問我，而我將答你，因爲那雖未在你的唇上，却在你的心裏。寶貝孩子們，給我們拿別樣花來，給我們拿果子來，給我們微笑罷。

那三個年青婦人醒了，走在我們面前，送她們的額來。

我那朋友弄錯了，送她的唇給

我，我享受了她紅漲了臉。她追着她的同伴跑去了。

此時明亮溫暖，但是太陽却看不見。光好像從四面八方來，卻沒有陰影。這種奇景，不但我不害怕，我更覺得快活。好像我到底得了我長久期望的一種歡樂境界。愛在心中歌唱着。我那人兒跑着，她身後白衣褶兒的波動，我看着異常舒服。她的花冠跌落了，她屈身下去拾的時候，她那雪白的乳頭從抹胸邊兒露出。我禁不得撲向她去，心頭撲撲地亂跳，口邊滿了接吻和不清楚的言語。

我

你那裏受了傷嗎？

愛麗絲

我並沒有跌交呀！

她笑了，一面重修整着頭髮。這當兒我拿着帽子，好像一輪花束似的，我拿着狂嗅。

這使她更笑得利害了。

我

愛麗絲呀，花兒已經和在你頭上或頸上眠着的時候，香氣不同了；可以說她們已經變成了你啦。這是我在聞着哩……

愛麗絲

我很願意……

愛麗絲也不很曉得她講的什麼了，或者也許她在讀着我的心呢？好像我的主做的  
一樣，她恰來回答了我所不敢做出的那祈禱。

我伸出兩手想滿把拿我所想要那花兒已經給了我的那花兒，但是愛麗絲已經跑脫  
了。我跑到一叢紫丁香花下趕住她。在那兒她給了我的幸福。

她的長衣，是件土耳其風的，緩緩腿了下來，我那神人的美一一地露出，美的美極了，好



像美的自身一樣。她是那麼美，一會兒驚異心壓倒了我的心願。我渾身在激動，好像上到一座最高山的絕頂，我發眩暈了，我的頭只祇覺得在打旋轉。當我氣息奄奄地從我那愛友的腕上重醒來的時候，我好像新得了一種尊貴，而這更生，把我從這美妙的死拉出，好像使我更入一個更寶貴的生活。

我那愛人重穿了衣服，戴了花冠在亂髮上，折了幾枝紫羅蘭花。我起來幫她的忙，因為她那白生生的腕中已抱滿了一大束，她給了我，她又去採了些石竹和玫瑰，我們便重向我的主這裏來了。

他沒瞧見我們做的事情。他稱讚花，拿幾枝嗅着，他謝她的厚意，我那朋友反羞紅了臉。那兩個年青婦人也回來了，拿着櫻桃和早熟的桃子，但還不及她們的臉兒軟和。我瞅着她們那活潑的眼兒，有所不知的一種幽怨，但是我覺得胡猜了她們這樣可愛的心兒，未免可恥，我學我的主的樣子，他親那捧花女兒的手，祝她們是愉快，豐富，寬大的小影兒。她們不去坐，蹲在主的腳下，她們獻給他最美的果子，在他的臉上求滿足的表示。在

這素朴，也可說田家風的畫圖裏，有一種神的魅力，我看了很大，非常快活。他們三個好像那麼勻稱，在他們身旁圍繞了平和的芳香。他滿足了，他撫她們的頰兒弄她們的髮兒。

他

「兒我愛你們。」

她們復回着桌子坐了。我的愛友，本把她的頭枕在我肩上的，站起來招呼她們。她們低聲悄悄在談話。

他

我要給你講，我的朋友，因着你心中的秘願，我告訴你，在那上邊，或是在那下邊，我們的生活和你們人的生活是非常不相同的。第一件呢，神們是很少的，男人女人，合計至多兩

三千罷了。我說男人女人，因為用最高的能力，我們不過那麼個。用許多的權力舉起你們天才中的天才來，你們便和我們這統治別人的神們有相同的價值。我們裏面次一點的仍然有神，他們的感覺，他們的智慧，他們的力，他們的美，到一種程度，你們不能想像的。你們的藝術，你們的科學，你們最高貴的感情，在我們都是本能，所以我們並不視為緊要。我們生命的長期間，使我們瞭解一切不是純潔感覺的都是無用，我們主要的工作是感官的修養，而實際上他是很發達的。我們以神性的誠心投身於所有的快樂，我們裏面沒有和人們交通來領解你們所謂奢華，貪，惰的字義的，我們裏面怕沒有的。然而一方面呢，那相對性的快樂，我們不曉得，我們不解，虛榮，欺騙，嫉妬或憤怒。我們的驕傲不過是力的自覺，我們覺得我們自身裏生長着的。

我們的女人和你們的沒有大不同處。她們和我們的關係和你們的婦人和你們的一樣。我們不把她們看做不平等，只看做不相同，而這相異之處，給我們共同作福。那是些可愛的快樂底創造物，但是驕傲是她們的天性，使她們成了利己主義者。朋友，雖然是為

一個神，特別是爲一個神，你們的婦人也許同我們的相等呢。她們知道在愛之中忘却自己，她們在她們自己給的幸福裏首找她們的幸福。若是她們的感官不緻密，她們的肉體不芳香，她們快樂的方子最幼稚，她們的心却是最敏。啊！看她們的眼中，她們對於自己給的快樂的感謝心啊！

那三個年青婦人用心聽着，低了頭從眼角傳出微笑來。我那朋友，她却敢說話。

愛麗絲

但是我們也感激別人給我們的快樂。敏感不僅僅是在我們的心裏。

我

婦人們好像除過她們自己給的快樂以外沒有別的快乐呀。

愛麗絲

這個，我不信。

他

可憐的快樂兒，但這却是真的。

愛麗絲

這是真的，因為是你說了，但是這婦人不算是真的婦人。

他

那是和你們不相同的婦人，就完了，朋友。但是我也和你一樣地想：真的婦人，是同時又給又受的。

愛麗絲

好說呀！

我

神友喲，我好愛你！

愛麗絲

我嗎，我却討厭你。

我伸過手去想拉給我我想親的口唇兒，但是她拿住我的手在她的手裏就接着熱烈地親了吻。

他

你還在羨望神哩！

我

你也不羨慕神，也不羨慕什麼人，我也不喜歡別的什麼女子，因為我認識了愛麗絲。

他

我這次來地上至少可以給一個人些幸福。

愛麗絲

或許是兩個哪。

我

什麼好夢呀！我們再不要重醒喲！

他

你們伯不會醒來罷。

那兩個年青婦人瞅着我很發稀罕。我并且想我猜出了她們眼中我所不知的一種憐憫心。我朋友猜著了我的意思。

他

是的，我的朋友，這都是不死的神。她們來了同我來了一樣。在地上看見女神比看見神還奇異嗎？

我轉身向愛麗絲，心中動的面色全蒼白了。

他

她也是的。但是不要怕，因為她愛你，愛情給她一個心同你那人的心完全一樣。因投身于你她變成了一個婦人了，她永不會丟掉你的。

愛麗絲

永不在。在你活着的時候，能死的愛人！永不在，而且在我的不死性中，我永留住你的記憶哩！

我

如今我曉得在你懷中尋出了的那超人間的快樂了，哦，女王！但這是可能的嗎？神話時代是再來了嗎？



他

你看見了。并且那不會被棄的，不然便在你的信仰裏頭，不然便在你信爲你所信的裏頭。基督教，不是恰和他以爲破壞了的其他宗教相同，依然是神和人底關係的歷史嗎？  
鴿子訪猶太最美的美人，這與白鳥訪敏活的麗答（21）有什麼不相同麼？你們看做神活的話裏首的精神，隨着時代變更，但是故事仍是相同的，因爲愛是相同的原故。假若你們的牧師們聽見我這話，他們一定要說我毀神，我呢，我就是那白鳥，我就是那鴿子。但是他們講我是鴿子的兒子的時候，他們自信講了我的大德，也許他們有理，因爲這故事變了天的顏色。但是天的顏色還要變的，他們却不能豫先看見。

你們的科學，到現在，不過是對於不同的現象給些不同的名字罷了。你們許有一天能夠曉得，常常過的只是相同的東西，就是「無」，你們便會放棄了難讀的荒誕談，生活你們自己的生活。這很得些苦吃。你們有一天曉得了，你們將要驚訝你們消費了許多許多的世紀，空穿擊些現象，那些你們不過能在想像之激波打動的海中，看出他們的反折之

光而已。

神們的生活，朋友，和你們的最不相同之點就在他們的生活爲他們是沒有終極目的。我們的活動，他們自己滿足，我們不去在近的或遠的結果中去找他們的證驗。你們活動的壞處，就在豫見歸宿。我們的目的在活動裏面；你們的目的在活動的效果。但是因爲幸福在活動裏面，你們放過去了，當你們休息的時候，是在疲勞與厭煩的裏面。我們呢，生活，就是活動，活動，就是幸福。也許我們不是超人，我們是超出的動物：直覺供我們用，和本能一樣，我們雖然有時曉得後悔，我們却不知道痛恨。感情也可引迷我們一刻，我們一聽命他。乃至我們的願望不能完全實，或是我們的好奇心半途而盡了的時候，那時候我們依然是滿足。我們只運用我們活動的能力去反抗困難；我們不對於困難受痛苦。我們好像那些小孩子遊戲雖然輸了，依然覺得玩的很快活。

我

真真是的，人們想獲得，常常獲得，失敗了，不是因虛榮而受苦，便是爲驕傲而受苦。

他

那不是真驕傲。配得上驕傲這名字的，不反抗比自己在上的力量。他最早便讓步回到自己身上來了，得意他所是的而蔑視他所不是的。你們人間的驕傲往往是盲目的狂恣。神們的驕傲是慧觀。你有什麼認識你們的必要麼？因為你在我們身上毫無所能。你們的禱告感動我們，好像鳥兒的歌聲感動你們一樣，隨着我們的高興哩：我們覺得好聽或難聽，再不然的時候，便順風過耳去了，我們算想着別個正經的事情，就是說我們想着生活我們的生活。神們告訴你，是利己主義者，若是他們關心人事，那是出于一時的玩心爲換轉他們的興趣。你們的快樂，老實說罷，感動我們，過于你們的愁苦，假如，我們若那樣那權力，我們更願意給新的幸福于幸福的人而不去給快樂于可憐不幸的。這因爲我們最討厭理智底無秩序和感覺底不平均；然而，不幸是這兩種的混亂，或其中的一種生出來的。不能爲自己神經或思想之主的，不似值得我們慈悲的。就是救助也是無益的。慰藉不過是爲他極短的陽光，在風一陣兒吹開的兩團黑雲中間通過。再呢，我們一毫也

無所能 同你們一樣，服從於運命之下，我們觀望那事物永久的變動，用一隻更銳敏的眼在看着，却是無力量去變更那路程。

但是，我并不是無慈悲心的。物質上的不幸，看着叫我心痛，這分明是完全跳出我權能以外的，是不可救藥的。生命永久是自相吞噬。凡有機物都是魚肉。生的東西還是生生地被吞噬了。凡動物都是俎上肉，凡動物都是案上客。康健的狀態，就是在作俎肉的時候。神們也不能脫出這條網羅；他們是造成一個長久的俎肉就完了。他們抵抗些無窮小的攻擊，像一座山抵抗螞蟻打穴一樣。但是時候一過，一世紀跟着一世紀地來了，螞蟻在山上得優勢了，然而螞蟻自己也是依着運命死在小得看不見的小傷之下。

我們可以見，我已經告訴了你而且這是使我想難過，我們可以看見人類消滅，而現在地球上繁殖着的各種動物也同人類一齊消滅。別的形狀發生在這永久物底質神秘之中。大洋的水在磁極周圍活潑潑地沸騰澎湃。現在的東西不倦地起來反抗着既生的東西。生的痛苦，就是覺得死的那種暗黑的句覺。

但是我看見人類滅絕的時候，其初照蟻蜂及其他曾是聰明能創造的動物而現在退爲機械生活的那些動物的樣子。你們將變成神秘之鐘一般。你們數理的繁衍將使繼你們而起的驚讚。他們那相加和相反的活動，有時得止了吃着驚來觀賞你們活動的純熟，你們仍然會是智力和本能的難問題中之一項，却是比從前不同了。

我有時也想在你們地球上將有向最初混沌轉的一個緩慢的輪迴。一切組織要被吸收于那無定形而却是活潑潑地冰凍裏頭，這冰凍隨着時間的經過漸變成數千數萬不相似的東西。活動到了最高度，又復下落。進化在這樣顛來倒去裏繼續着。脊椎動物變爲環蟲，環蟲又變爲「無」這無好像水面浮動的一滴油似的在浮動。

至於我們太陽系世界因大變動而破壞，這是一個戲劇的思想！却是一折可能的戲。這思想同時是戲劇的，又是通俗的，一般人都可以懂，既不須哲學，也無待於科學。無論誰都可以想到衝撞和爆裂，像他想象火災，破船或什麼爆發一樣。假若這便是真理，那真理便沒有趣了。真理是一隻橋，應該爲渡到河之彼岸去的。

他站了起來。那年青婦人快活得拈動衣裳，弄衣摺兒。愛麗絲投了我一個柔和的眼波，趕向她已經走遠了的女友去了。

他

是呀。我們也少微走走罷。我的話也快完了。我們議論了許多思想。在你的腦中安放的時候，你須得注意考察一番。順序差不多是知識的全部哩。來罷。早晨快要來了，真的早晨，我也不情願攪人們的習慣。我永沒有做過的義務是在尊敬邏輯。

我們順着清鮮而得了花的道路，散了一回長散步。好像這常來的園子變成了一個廣大而不可思議的森林了。遠景在林子底下展開，直向一條河的緩流去，河傍夾着楊柳。

一陣，河不見了，那是一條林間的小路，牝鹿成羣的過往。我們一路走去，光景不住地變化。有些時候我依然又發見了這夏天早晨的公園和他的草地，他的花床，他的樹木，從那裏鴿子飛下來，他的路，他的長橙；我好像聽見孩子的笑聲，博徒的吵鬧聲，和婦們的耳語聲。這都和我朋友的話一道在我腦中經過，我是醉于愛，思想和美之中了。

他

我們已經決定了幾多大問題，依我們大胆論理……

我

啊！我嗎，我聽了，我是信了。

他

懂得了的聽話者便是說話的一半。隱居先生只管鑽着想却迷失在他理論的旋風裏。一個字，乃至一個顧盼，都能夠使他復其均衡。

我說我們做了哲學先生們一般的事。我們解決了玄學上的大問題，用我們的頭腦，就是說用不能被攻擊的部分，去攻擊他們。他們肯定一個絕對的而同時是有知識的神，我們以一個簡單而根據道理的否定語反對了，因為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們也能夠從他端來攻擊，從我們自身出發，尋求我們的來由，找尋上帝，以後找上帝的來由，這麼着，以後便到了無限。無論我們能夠出怎樣大的數目，一個更大的數目，常常總是可能的。那麼這可畏的上帝，人離他越近，他愈退往深淵的深處，而疲勞了的理智呢，如同獵夫對於佃獵之獸，狡智讓步一樣，她轉回身，回到家裏去想她的飯去了，就是說，想實際生活去了。

這種狡猾的玩意給精神一種幻術師般的技巧。那并不是無趣或無益，但那依然是玩意。人也可以在那裏首尋出陶醉來。但是却沒有幸福。然而幸福是大事體。我們歸結着說罷，這世界一點也沒有被一個無限而有意識的智慧所統轄。沒有別個適界的字，我們仍然保留那偶然的觀念罷，和可愛的埃比居那時候一樣。再找不出更美，更明白，更可以滿足人心和神心的。這依然回到所說的有的是有。這句簡單的話是不受什



麼反對而可見容許的，這個否認一切懷疑和一切虛構的。

上帝的觀念不過是人的影子投向無限去了的。把這字當辯論的最終點用，你怕不會找出可以辦明他的意義或單是吟味他的反語的。

我沒給你講乳兒，小孩子乃至勞動者的神。人們有時高興講我來到地上，人們看見我，在那可憐的故事裏首，飲惡酒，和下女談閑，煽動罷業，唱萬國大同之歌，罵絲衣，毛衣，和手套。我出現在驚訝的人們底面前，如比半醉的獸子和不壞的漢子之類，但是，文明人一看見我，先儘腳跑了，都把位子讓給了下等人。牧師們理想的神，和這個差不大遠，總而言之，要是選擇的時候，我甯喜歡勞動者之羣，而不喜歡神學校底學生們。但是我永不會爲這樣小的希望容易接近的，并且我并不是全神，我不過是一個神。所以我笑那教義問答的爭論虔敬的夢和革命的夢一樣地。我一無所能，但是我也永不希望平等或神聖的支配。我愛嗅嗅你們的花，不愛你們的靈魂，愛你們的女性，不愛你們的理智。你們的花，我要告訴好嗎？我們沒有花？我們只有我們那不耕之田上，我們那無路的林中自然着的

花。神們是不工作……

他主採了一朵奇美真珠色的薔薇，美的如美人之面，他半天默默無語。我曉得他在想呢。★他小聲說道：

（工作：這朵薔薇便是一個工作……）

他在心裏拿這去比野薔薇的柔脆的風致。

他

事事都是矛盾的，我也不願再講了。做這薔薇的人不是享受他的人。工錢不是和我聞這香的幸福相等的；而我呢，我不過過路來來罷了。有些人革命。怎麼能夠止住他們不革命呢？他們是對的哪。

他站住了，觀望着，却沒有看圍繞着我們那優美的風景。這動人的沈默，不過被攪亂于蜂的嗡嗡聲，小鳥的尖銳的叫聲，鴿子從樹上輕輕落下帶一種絹衣墮地般的響聲。

我口裏嚼着幾根草，我也有些不豫之色了，但是我差不多什麼都沒有想。

他

他們是對的哪。但是革命是沒有用的。革命是醜。幸福并不在那裏。你們應該求均衡。你們不知道休息。我一點也不輕視勞動，但是同時我也稱讚閑懶。拿這兩個想法，調和地織在一塊吧。你們的命，雖很短，可以比得我們的，若是你們能連合這兩個互異的在一起。同樣的人們應該輪流着休息和勞動。但是，使休暇也成有價值的。要曉得不做一點什麼，也許比曉得工作更應該有智慧和勇氣呢。

現狀決不能維持了。但是誰却曉得呢？也許偶然能夠維持麼？那麼，人類將要分為兩重階級。那現在只在畫稿裏，將來他將要成爲很明濕的畫圖，而且帶着很強烈的

輪廊。一個奴隸變成主人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個主人却常常可以變成奴隸。一時所謂主人，也不過是些奴隸，一刻兒雖自由，將來必要重墮入奴隸，這是他們的運命。

你看着罷，我好講豫言。但是我在事物的彙序中不過曉得人人眼前所現的。把我的話不要太認真了。總之自從人類有了法則以來，這些法則永沒有變更過。你們的進化，自從由時候，已經不用說是完成了。若無外力，你們怕永久不能再自行變更了。因此，上有物質進步的必要，但那不過是大大的虛榮罷了。當最急速的旅行之後，男的、女的、對面會到了，他們相互在他們的眼中尋生的動力，就是說尋幸福哩。

地球為你們變成了一個狹小的籠子。但是，這是你們的籠子，鳥兒們啣！並且你們也飛不出這籠子去。你能夠用很和美的顏色壞飾他；但是這依然是一個籠子，並且是你們的籠子。你們再也不能上天去，羣星已墜了。這天，如人類幼年期所夢想的，就假使是一個天堂，那裏的位子全都被占去了。我們并不須要你們，我們在那裏的地方很好的；我們永不會給你們讓位子。再則，你什麼時候想實行你們的旅行呢？死的時候？死的時候？

候，旅行便有點遲了。靈魂不滅之說，自然不愧是基督教想像的一個傑作。把這真理放在他的衣袋裏首，人可以放浪各國。而且在什麼地方都可以找出他的僕役。失戀的女子，有個欺妄者許重新給她一時的幸福，她可以吻他的脚。那牧師也泰然自若地伸出他的鞋子。這是最幸福的人，因為他們結局信了這麼豐富的一個寓言。但是他們會否認這奇異之樹的美與真麼，那果子同時又是金錢又是愛？

許地上樂園的人，也與人類的精力沒有好處。他們也教犧牲，教輕視現在，把眼睛向着未來去走，去工作。宗教的牧師，政治的牧師，都是把人永抽不着的一張彩票，賣得很貴。他們自己知道嗎？靠不定的買賣，不必定是騙人的買賣。有些是其初受自己傳與的那秘密騙了的，他們自己作了犧牲，因為那虛榮，更引出一大羣的人也去作犧牲的犧牲。傳統鼓勵你們以殉他的信仰為榮。殉教者不過是一種執拗的人，他是錯了，因為他敗北了。威嚇他的死，應該燃着他的理解哪。

賢者只有一個信仰：自我；賢者只有一個祖國：生命。

真要想我教你學那滑稽劇上和飲酒歌上的俗惡的利己主義者。自我這可以包含一個世界。唯一的孤獨者怕只有深山的野獸吧。一個人的感覺是一個平面，只有他自己可以測量那寬窄。一個東西常常包含好多東西。假如他至少不包含兩個，那就不是一個人，也許不是一個動物，那是在別人脚下踏的一塊石頭罷了。真的利己主義是一個調和。

但是這個調和須得自己去製作，須自己的手去組織。坐享己成的福，那無異以頸就繩。基督教找了一個很好的方式！求自己的濟度。那是個人的事業哪。若是人給你提出一個方法，你就試行他去。若是人贈給你一個己完的濟度，回轉頭不要理他：現成的飯是有毒的。

所以我不給你下什麼命令。我給你建一個策：生活自己的生活。你的感官覺不到的運動，與你有什麼要緊？留你的眼淚爲你自己的痛苦，和你過路的時候像荊棘一般刺你的東西。再沒有別樣道德，只有這個：戰勝痛苦。假若你受了傷，不要講什麼，只想你報

仇的法子。言語都是羅網。連帶責任？別人的傷你也覺得痛麼？不？那麼你沒有什麼連帶呀。不要用理智去判斷感覺的東西，到了應該要理解的時候，不要睬一切不合理的東西。

我

但是，怎麼戰勝苦痛呢？

他

肉體的苦痛，那是醫生的事情……道德的痛苦底藥餌，就是自信。對於痛苦讓步是最大的恥辱。因為一婦人而感痛苦，就是變成一個婦人的奴隸了。但是有時候承認自己的痛苦是很有趣的事。可以在那裏面尋出快樂來。

我

我曉得那樣時候。

他

有不能勝的惡。那時候，人生有限的觀念，可使以你忍受重負。最後呢朋友，還有一種最高尚的行爲，爲你們從順的道德所責罵的，一種行爲，他的出現給古代無憂無慮的生活，添了許多氣力：那就是自殺。

自殺是個怪物，應該勉習爲冷靜去看的。和疾病，痛苦，失敗相比較，他立刻成爲很醜而篤實的朋友。他不值得最好的名字嗎？他不是個慰藉者嗎？他不是解放嗎？

但是自殺却玩不得。戀愛的孩子們把那當和他們的靈魂一般稚氣滿滿的手法做。這大痛苦的最後避難，所不應當作小失意的藥。假如你的道德，不要嫉妬的老處女而選擇能做可愛而聰明的女朋友，她會教給你和運命戰的方法，到壓迫成了殘凶不能勝的時候，她會教給你化爲雲煙的幻術。把自殺當卑怯真是奇怪的思想。那種思想在宗教信仰的範圍內也許可以講下去；但是爲不信靈魂長存，更是不信未來賞罰的人，那不過是狂想。

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死既然是你們的運命，朋友，至少好好地生活罷。不要常看腳



下，但也不要太看遠了。生，現，滅，忘却最後那一個字罷。人的智慧是在生着像永不該死一樣，是在採取現在這一刻像永久一樣。

我

要是現在這一刻能夠常常繼續存亡着啊！

他

爲什麼不呢？你和我遠了多少時候？你知道嗎？兩點鐘鳴還是一個永久呢？

我

我好像常常認得你，看見你的形，聽見你的聲。

他

好呀！那你曉得應該怎麼生

我

你否認了人間幸福的永久，你却用你的存在和你的言語來把永久給了他們？你到

底是誰呀？

他

我不是已經告訴了你嗎？看呀，他已經疑惑起來了。

我

這是因為我太快活了。

他

可憐的人們，神的感覺太強烈，覺不到你們神經的那麼脆弱。你想一個永久去怎麼處置？你戰戰兢兢怕丟了他，他已過去了。你們的幸福，不在占有而在希望。你們沒有什麼可想的時候，那厭惡便來坐在你的膝上，慢慢地壓殺你。使你陶醉過的婦人，比一座山還重，當你的陶醉醒了的時候，若是她把尙為你的接吻所濕的頭兒很愛人地靠在你的肩頭或你的膊膀上，你將要長吁氣。

你們只是在閉着眼睛的時候找着幸福，睜開眼睛的時候，你只找着嫌厭。因為你們

不曉得生活，夢想罷，信罷。能夠疑惑我的話，於你是很有趣，是不是？我允許你疑。和別的人一樣着做罷。承認那惹你笑的信仰和你所輕蔑的道德實行罷……：

我

不，不，我自由了。你解了我的手，你給我教了呼吸。

他

我給你提出的那方法不是那麼壞的！我并且信凡聰明人能用以治生的方法之中，那個是最快活的了。假若在你的理智，你已經沒得懷疑了，把他放在行爲上去。曉得了宗教的，哲學的，道德的，等等一切的虛妄，外面上仍然要服從于習慣，成見和傳統，你的步調依然要和公共精神的調子相合致。

我

什麼！服從？

他

那甯願反抗嗎？

我

我不是一個奴隸。

他

好。但是自由是一個內的快樂。愈要不求着顯出來的是愈自由。一個婦人愈誇示她美的時候，便愈不美了。一個人愈誇他的自由，便愈不見其自由了。應該把自己的好財產藏起來。

朋友，我給你講了神的哲學。假若你覺得有力量去效法，不至失望，你就取了那方法罷。我們在，而這個就滿足了我們。你能夠這樣說麼，你是一步向幸福去，一步便向死去？若是你要希望，便希望。若是你渴了便喝。你想我要笑你，把你當神看待了以後，却把你當人乃至富小孩子看待麼？不。是的，一切問題在我心中，立刻可得一切我能夠的解決一切不同乃至相反的解決，這是真的。你信不信我一眼看見立方體的六面！我知

道有些不合理的那却是道理；我知道再沒有什麼比感情更殘酷。你們的事物沒一個我沒有想過三兩遍的。這都是些稀罕的廢物；有些還可以吸引許多人，使人忘其爲廢物的。旅行去罷，巡禮去罷。我愛埃比居的物質主義，聖保羅的基督教義，斯賓挪沙（22）的汎神論。我給你講了斯賓挪沙麼？我也很愛他。我們飲着牛奶發見了實在與完全的一致。我曉得的兩個十分有幸福的人：一個是他，那個是埃比居。斯賓挪沙在禁慾中討了幸福；埃比居，在快樂中。他們兩個都是微笑着過了一生。我一樣地愛惜他們。那便是人們的兩個主，比較我與人們更近的主。

我記起斯賓挪沙的一句話：「人們隨其天性之自然，各人必愛其所認爲善者，而惡其所認爲惡者。」這就是說：各人自然而願意幸福。最大的庸言，最大的真理：再沒有別個哲學，再沒有別個方法。德性，這是幸福的。你們中間，有拿着手中的權力干涉他人不許進入他們自己所不願的路的，這些人非常之壞。什麼！我用我的權力勸過色惜兒沒有？她那天真瀾漫的接吻就是祈禱，她的一生，是向殉教和天國上的一個幸福的旅行！

自信得了真理的是何等昏愚喲！信真理是必有用的，是何等無知喲！朋友，真的是真的，美的是美的，在這種句子中間，或在能夠嵌入這裏的，一切句子裏，沒有什麼要緊的關係。我笑人們的妄想，但是我不肯把那劃一爲一個唯一必然的妄想。

你愛愛麗絲，聽從她的情願罷，就是覺得無理，都不要緊。她對你也如此做的，你們倆便會非常快樂。

我們漸漸又走向我們的出發地點來了。那年青婦人跟着我們，靠薔薇園那邊。另一種光占了圍繞着我們的春光。真的早晨將來了，一個光亮而冷的早晨。我想摘一朵薔薇花，一伸手他們已不見了。愛麗絲捉住我的手，撲抱着我。

愛麗絲

我覺得冷。

我疑她不是神，我也疑我自己，我疑我才過的那恍惚燦爛之一夜。我的主最後說的話把他其初在我心裏立了的安靜攪亂了。我變成一個人了，而我自信是一個神。

他

看呀！那懷疑的結果。你已經不信我了麼？

我

我信你。

忽然，東西復了他們那不可思議的原狀，我又覺得幸福了。我輕輕握着愛麗絲的膀子，她狠柔媚地望着我。

但是在我們前面走的那兩個青年女友上了博物館的階級。我們跟隨着她們。她

們靜悄悄地摸着那些冰冷的石雕裸體女像，有時我聽見她們嬉笑之聲。

愛麗

現在看見你們的女性了。

我

那不是我們的女性。那些像，表現我們所造的女神的觀念。

愛絲麗

真的，這個很像我呀。

我

我們裏頭也有這樣美的婦人，但是人不曉得。我們各人都信在自己懷裏抱了個世上最美的美人，但是他一熟思的時候，他便不十分相信了，因為在他的心底，一個像不斷地起滅，而那個像的美沒有一個人可以比得上的。



愛麗絲

事實常常那麼賺你們。你們如何能夠幸福呢？

我

我們有欲望。

我說話和平常人一樣，並不像一個有不滅之神來作愛人的。愛麗絲對於我講話中的那種悲哀，毫不感覺什麼。

我的性格，此時是二重的。我想到我的主，想到愛麗絲，想到在園中經過的那些時間，我覺得幸福，覺得好像為一種快樂的溫潮激揚着在一樣；我細看地上的東西，我立地心冷了，我覺得悲哀了。

愛麗絲又離開了我趕她的朋友去了。我的主給我說話。他坐在廳堂前面，什麼都沒有看。

他

我還有幾句話要講，而這話并是很要緊的。你應該忘掉了我們的這次談話。

我

主呀！那是不能夠的。那談話也竟成了我的一部分，他深深嵌入了我的血肉，骨骼中了。

他

那也好，但是你曉得我可以完全說相反的，而那個也是真理。別一個神可以來，同你談話，給你別樣的教訓。你將信那一個呢？

我

主呀！你在攪亂我了。這樣一個奇蹟能夠重現嗎？

他

你信蹟奇的時候，奇蹟便變成天天都有的了。你看呀，頂你好是忘掉罷。

我

我不會忘記。

他

若我證明我沒有存在，我不過是你自己的一部分，與其他的一部分相照應的，那時候，你怎麼樣？

我

主呀！我是信你，我並不信我自己。

他

看呀，真真一個基督信徒，一個犯罪以後的人！你們永不說你們的罪惡，你們永不說你們的刑罰。你爲什麼對我不主張你自己呢？人是怎樣地變成這麼馴順的動物了！你的心底沒有一個秘密的願望嗎？我所現形的這個神，完全能滿你崇拜和謙遜的要求

的嗎？

講罷，朋友，我是一個你想我成什麼便成什麼的。選擇罷！這些幻燈是聽你的命令

我

是的，我很願你就是「他」，我很願你在我眼前完全現了我童時職聽的那些傳說：

……但是，你已說了，我只信你，只信你一個了。

他

選擇罷！時候還有。你再思量罷。

我

我已選擇了。

同時，一切快樂都消滅了，我覺得似乎病了，好像在放蕩之夜以後的那種不快活一樣。但是我的周圍，什麼都沒有變化，我依然立在那大理石中間，那石却有點冷冰冰的。我

差不多覺得羞又覺得怕。我聽見隔壁房子裏婦人的笑聲，但是那笑聲好像從一羣倡婦中來的。我的主，總坐在那裏，望着我，但那眼睛，帶一種不可知的冷笑，一種不可知的愁澁。不安襲了我，我呼吸都不舒服，我發冷，昨夜繁華的紀念，狠傷了我的心。我差不多要死了，我的主給我說話。

他

你已經選擇了。好了。再會。

我

啊！沒有！還沒有呢！

他

你情願向那幾個年青女子行禮嗎？看她們來了。

我看見她們赤裸裸地，算笑着走來了，自顛至脚都帶很溫和的微笑。她們相互地抱着好項，絡着臂，像希臘的三女神(23)一樣，但是她們的腰子，擺動的調子很不好看。

我

她們好醜呀！  
魔術女喻！

他

這是你的罪。

我

我討厭她們。

她們轉過身跑去了。她們的臀部，好像三個怪看的面孔連在一塊一般，做出很淫猥很怪奇的樣子。

他

婦人們是形而上學的。

我爲了解這句話非常作了難。我想愛麗絲，她是我剛纔那樣熱愛過的，現在看她成了那樣，我便哭了。我哭了，並且爲我自己，和我方才的繁絮，我哭了。

他

婦人是感覺，智識和信心的創造物；那是隨時隨人的。從女神到公娼，那區別都是罪惡的觀念造成的。你是罪人，你看那是娼女，我是神，我看那都是神。世界是你做成的，造物並不知道。因爲你已竟選擇好了，再會吧！再會吧！

我

愛麗絲

我愛的，我永遠愛的那人向我跑來了，依然像使我非常動心的一個少婦。她向我張着膀子，伸着口，好像旅行回來一樣，她緊緊擁抱着我。

他

你沒有選擇嗎？

我

我不能離開了我所愛的。

愛麗絲

我留在人間了。

他

永久嗎？

愛麗絲



我留的。

他

我再來找你罷。那麼，再會，朋友，這會真別了。你尋求真理而你找到愛了。再會吧。

愛麗絲拉着我。我向門那邊轉去。我的主已不見了。

這分離，我所想到的，只給我一點不快。我牽着愛麗絲的手；我牽了個見證。

我們現在靜悄悄地順着這寂寞的街上走。充滿了我心裏的快樂，把天，樹木，房屋及其他一切都弄光明了。

一會兒，好像一對新婚夫婦蜜月旅行回家一般，我們也回了家。愛麗絲，沒有一刻兒，帶出生分氣色的。

我的白天是很短的，兩個愛人用心過生活的日子是狠短的。愛麗絲完全從了我們的規矩。若是我沒有不可思議的那一夜的記憶，我怕分不出她那神的溫柔 and 巴黎婦人

的溫柔有什麼不同哩。

我們早早地睡了。一對愛人完全無拘無束有以相互取樂了。我們非常快活地，發見了我們的靈魂和肉體。我們好像元來時常相識，時常相戀；並且每次親吻，我們好像初次偎抱時的同樣熱烈；這種似矛盾而實甜蜜的感情增加了我們的陶醉，我們頭腦昏了，我們再也找不出自己心中想說什麼，我們講了一大攤孩子話。

但是我並沒有忘記，在一切人類中間，不用說，只有我懷中擁抱着一個不滅的女神。我的愛情中參雜着許多誇語和好奇心。

我那位女神很像喬曼適(24)畫的愛神像。當我寫這個的時候，他睡在原來的那地方，她的右臂曲枕在頭下，她的左手掩着陰部。她的體軀是紡錘形的，她的乳頭像兩個酒盃覆着；鵝蛋形的面龐，鮮紅的嘴兒，兩條濃濃的柳葉眉兒遮掩着那雙可愛的，活潑潑的，海藍色的俊眼。那樣兒真有十二分嬌柔之態。她渾身通是潔白的但是那白色好像在金色的薔薇上溶化着一樣，因為她只穿着透明的輕紗。她的髮是很稀罕的一種栗子色，那

顏色我們不曉得他的名字；她的眉毛，顏色更濃，作暗褐色。

帶着虔敬之心我在她那滴滴似泉一般晶潤的腳上親了吻，腳趾在燈下，如玫瑰上的露滴一般發光。

她受尊敬好像受親愛，她受親愛，好像一朵花受晚雨一樣。她比最纖艷嫵女性更是嫵媚，比那最柔和的瓊瓊琳更要顛動些。她口裏給的接吻，好像一個和音之波，先順着她的全西通過了，而她嘗受了的接吻好像積雪朝太陽一樣，把她快快活活地鎔化了去。

哦！紫羅蘭般香的雪喲！哦！無花果般滋味的肉喲！

我飽了，我醉了，我現在要在些玄妙的記憶之中寫出我快樂底頌歌了。她告訴我在那上邊，或是那下邊，過的生活，我的主所未會告訴我的。她說，完全的快樂，在神們簡直太普通了，不足引起他們感謝之心。他們在果樹園散步，採那金色的果子，那果子太重了直墜下來，給在他們攀折的地方。女性的神們呢，更活潑更聰敏，她們因不能把她們的膊臂網在敗北的男性之上有時反生輕怒；她們的眼睛看見幸福壓不壞的輕肩，感謝彎不曲的

雙膝，遠向着去了，有時反感覺着哀愁。

我們談話了。

愛麗絲

你是愛的呀，告訴我吧，一般的人都像你嗎？

我

人們當戀愛的時候不是神，但是以後却是神。

愛麗絲

神的意義就是說無差別嗎？

我

不是，說的是滿足是飽滿。

愛麗絲

他們常常不覺得餓嗎？

我

咳！  
沒有。

愛麗絲

但是，至少，他們不會討厭那津液使他們醉的口罷？

我

他們連味都忘了！

愛麗絲

他們也是這樣？  
我由不得想

我

有些人愛眼淚哩。

愛麗絲

你愛眼淚麼？

我

我，我怎麼曉得呢？ 一個人幸福的時候，他什麼都不愛，只愛他自己的幸福。

她默想了很久，也許不大十分了解，因為她口裏再說不上話了，但只是接吻。

清醒了的時候，我儘力進尋神們生活的些瑣事情，就那些想去，我想他們住的是一種地上樂園與猶太人傳說上講的那一類相似。也許古代的亞西亞詩人已經大胆講過了。

俗人的思想，近於糊塗，在我們世界的起頭，放了一個樂園，與我們世界平行，而又對於人們拒而不納。希臘人，就他們那神在人類中做的事業，看下來，他們把這神話時代一般的兩夜中啟示給我的那真理也多少猜到了一點。我明白人們不發明，只記憶。我能夠參與這秘密，我怎麼高興！什麼時候，怎樣表現那香，怎樣描畫那光和美？

我每朝要繼續着記我這感覺之幸福和理智之滿足。我，一個神的愛人，我看見那秘密，到底在我這曾經憂患的心底前面開展了。哦！秘密！我覺得我要鑄入渾一裏去了。但是我已經寫的很久了，我也疲乏了。我的愛等着我。他睡着了，她還只在瞌着。也許在她們那兒，人們都永不睡眠吧？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嘗那編氣……

原  
书  
空  
白



詹姆士桑底魯司坐在書桌上，頭靠在一張小几。他像是睡着了，而他實是死了。筆從指間落下滾到地上去了，在紙上留下一大團墨痕。在最末那個字的後邊，畫着一個字的首字母，筆畫似蛇行一般。那字母是個V字無疑，就他的樣子推想下來，也許他想用Vivre這個字重起一句的，死忽然把他打倒了。

我們在前邊看見魯司君之死，各新聞在麥地西街之秘密那段記事上已經講過了。報上的記事，不用說，非常不確，並且非常不完全。事件的經過，至少就我所見所知的簡單講下來，約如後迹。

桑底魯司每天五點鐘左右，往郵局去，路過我這裏。我住在塔弄街，在一座舊園子的後邊。我們往往一同出去，並且有時一塊兒吃夜飯。二月十一日，星期日，有三四天來沒有會面了，我決意上他家裏去。那時是三點半鐘。守門的婆婆說桑底魯司君旅行去了，勸我不要上樓。再則呢，有一束信件和許多電報放着候他取。

我說：「他若是病了呢？他若是死了呢？」

「啊！那如何曉得？怎麼好開門？須得要鎖匠，證人和警察……」

我也不回答，我跳上樓梯，跑到第五號房子面前，我押鈴，我用力敲門，我屈身子在板縫子看，側耳在鎖孔裏聽。裏頭很黑暗。一塊鐵撞着我的眼。元來鑰匙是叩在門上的。這時候，我聽見跟着我來了的守門人的聲音：

「你看！」

「鑰匙是扣在門上的。」

「不能夠，昨天晚上還沒有，並且他一定是沒有回來。」

「你看！」

我扭轉了鑰匙。門就開了。他的住宅有廚房，在進門的左手，又有三間相套通的房間，靠着街上。我們又開了三道門。到最後的一道門，才讓我們看見了剛纔所說的光景。死是新近的。身子冷了，但是並不覺得冰涼。右手指墜着在長椅的側旁，還很柔軟。後來醫生說，我來的時候，死應該已竟經過十二個鐘頭左右了。

兩個年青人，弟兄兩個住在隔壁一間屋子，這時候也來了。我們差了一個去報告警察，一個留在我的身傍，當守門人回去了的時候。

一面等公家的檢驗，我用眼先把我朋友的屋子調查了一遍。那情景看着奇怪，床那四條柱的大牀，很大，很是華美，這多感而任性的孩子底唯一奢侈品，那床上很亂。這明明說出狂熱的風情之一夜不然便是幻覺的熱癢之激發。被子在蓋着，枕頭呢，一個在中間，一個在床脚；床頭上兩根洋蠟全燒完了。睡椅上，亂放着男人的衣服，這衣服中間，我發見了一件女人的長衣，古時式的，或更可以說是帝政時代式的，一種海綿狀白麻布的浴衣似的，但是很細，帶着一條摺帶，並且有許多的黃藍色的花繡。我也瞧見很白的白絲襪子，帶人造金剛石扣子的襪帶，和一雙藍皮女拖鞋；我沒看見別的。

男子的衣服是我朋友的，他此時穿着一套灰色法蘭絨的衣服和一件褐色的梳粧匣便衣。更簡單再沒有了。但是那女衣和絲襪子呢？  
桑底魯司藥子把他的情婦，在未脫衣

就寢以前，打扮得這樣古怪麼？就牀上的情形看下來，再就這戲裝的衣服看下來，確有過一個婦人，可以證實了。絲襪子是已經穿過的，並且有一隻在地上踏過，大約是找溜在掉椅下的拖鞋去的無疑了。

火爐上的架子上面，我發見了一支玳瑁櫛，一支嵌珍珠領子，不用說是假的，還有一隻嵌紫水晶的，古樣的指環，兩隻手釧，一隻是紐金的，一隻是雕花寶石的。

我推開了一個小門。梳裝房間的情形，明明指着示不久還有人用過的。大理石檯子上，尚有水滴，毛巾尚有濕的。一隻櫛子上，可以看見有婦人的頭髮，作金黃色而且很長；粉匣子是閉着的。這房間裏散着一股香氣，我形容不出，多少有點茉莉花的氣味；很可以使入陶醉。

爐子裏面還在燃燒着一塊木柴，攪雜着些滅了的些炭塊。

我又走到了我那死友的頭所靠的那張桌子。他好像睡着了，我非常高興，因為一個懸劇要有價值，那死必須要像睡眠一樣。

桌子上面別的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大堆紙，紙上寫了着筆畫不安定的字，桌上沒有別的什麼，只有這個和墨壺。筆是已經落在地下了。

這時候，警官帶着個書記來了。他們錄記了一會。後來醫生也趕着來陳述了些話。

「自然而然的嗎？」

「死的要自然再沒有了。」

他先指了茲以後指着那寫字抬：

「用了過度的思索，跟着過度的性欲。這些紙也許給一點說明哩。」

但是警官抽開抽斗，看見把一切都貽讓給我的那張遺言，醫生，因沒有什麼可做，便也不再整理那些文書了：

「我也不和你討論這些東西了，我畫了押，我去了。」

法庭立刻認了我的權利。但是我總想着穿黃繡花的白衣，拖藍皮拖鞋的那個婦人。我找尋了，但是找她不到。種種怪謠言，被報紙傳布滿了：桑底魯司被一個婦人勒死了。

那婦人便是他同着過了夜的。婦人是天亮時候捲帶着銀錢寶石逃走了。我要證明這謠傳是假的。很不費事，第一件，我們在死者的身上未曾發見一點暴行的痕跡，其次呢，很多的寶石和金幣都安安全全在那沒有上鎖的，放遺言的那抽斗裏面。

這事情慢慢歸于沈默之中了，我一個人時時還想起他。

桑底魯司一定是星期四早晨八點鐘乃至九點鐘同一個婦人回家來了。他拿去了他的信件；那天以前的信，在星期的信箱裏一封也沒有。并且他一定午時左右同婦人一路出去，八點鐘左右他們回來了，但是這次他和看門婆婆沒有說話，她問的「桑底魯司先生，你沒有取你的信麼？」那句話他也沒有回答。從此以後看門婆婆，再沒有看見什麼人，桑底魯司和那婦人都沒有看見；那婦人她並不認識但是她說她注意了那光潔純白的衣服；她并且說：「我很驚異那顏色，」星期五早晨，到了她照例做事的鐘點，她來扣了門。午後她又來扣門一次并且押鈴，都沒人答應。星期六和星期日也是一樣，她因此推想他出去了，這并非不像，因為我的朋友有時上范東去一個禮拜，並且常常是一個人。

這些瑣碎事情，我都不能疑惑，也和你們所讀我朋友的手記裏頭的多許多事情並不矛盾，但是我却不能遽引爲他歷史的一個確證。我一面發表了他的手記，如他的遺言要求我的，一面我發表了我考察的結果，這是友情命令我的；如此而已。

我應該最後追記一件，房間裏頭，一點食物的痕跡都沒有，除過有些紙張包過餅子，怕是肉餅，和六支香檳酒的空瓶。但是沒有東西可以證明那些殘物是我們要考察的那個時候的東西。<sup>3</sup>但是這總大致不差吧。

他前面講過的那電報沒有見北太平洋海拉爾報登過。疑怕那電他就沒有打去。總之我此次的搜查是毫無結果完了。

——  
(終)  
——

魯  
森  
堡  
之  
一  
夜



- 註(1) *Covè* 希臘女神之名，通常作 *Proserpine*，地獄神 *Penton* 之妃也。
- (2) *Lombarde* 民族，在中世初期，頗強盛。
- (3) 所謂耶穌奇蹟之夜見馬太等四福音。
- (4) *Sainte Therese* 宗教改革者，以幻感與神秘之說見稱。(1615—1882)
- (5) *Virgilius* 羅馬詩人也。此處所敘情景與維氏詩中所敘者相同，故云維幾爾式也。
- (6) *Epikuros* 希臘之哲學家，*Epicureanism* 之創始者。其著述未流傳於後世，僅於哲學史中見其學說之一斑耳。(841—270ant—G)
- (7) *Lucretius* 羅馬詩人，以紀元前九五年生於羅馬。著物性篇 *De Rerum Natura* 凡六卷，述埃比居之思想焉。(95—51B.c.)
- (8) *Ovidius* 羅馬詩人(43BE—16A. E.) 著變化篇 (*Metamorphosecs*) 凡十五卷，述古代傳說中諸物變化之事，而證以 *Pythagore* 之哲學焉。

(9) Aladin 或 La Lampe Merveilleuse 天方夜譚之有趣故事也。青年阿拉丁既得此魔燈，因以大增其財殖。

(10) Ephese, Corinthe 些希臘古城市名

(11) Microme gas 福祿特爾之哲學故事之題目及主人公也。其意爲小大，Micro 希臘文小之意而 Mega 大之意也。

(12) Titan 天與地之子。彼等反叛諸神，欲積山爲梯而登天焉，爲 Jupiter 擊斃。

(神話)

(13) Pythagore 希臘之哲學家也。生于紀元前五世紀，其學說雖無完書傳之後

世，而後世講希臘哲學史在均于彼記始焉。

(14) Zeno 法文作 Zenon 希臘哲學家，斯多噶派 Stoicism 之創始者也，生于紀元前四世紀之末。

(15) Baal, Bel 或 Belus 斐尼西宗教最高之神，因以名其教焉。

(16) 案此指新教而言。

(17) Bédouins 在非洲北部及阿拉伯居住之掠奪民族。

(18) St. Paul 基督弟子中傳道最力者。

(16) Sainte Cécile 女殉教者。

(20) Stoic (Stoicism) 希臘末葉哲學之一派，以忍苦禁欲爲教義。蔡諾創之，而大盛於羅馬。

(21) Leida 爲 Jupiter 所愛，Jupiter 化身爲白鳥以娛之。(希臘神話)

(22) Spinoza 哲學家也。生于荷蘭之 Amsterdam，原爲猶太人種，故其思想頗

富神秘之趣。其著 Ethica 以笛卡兒之幾何法證爲其訊神論，爲古今名作。

其一生以「依于神之智的愛」爲原則，恬靜安適以終老焉。其論政治頗取英

國經驗派之學說爲根據云。

(23) Les Trois grâces 就是 Aglae, Thalie, Euphrosine 爲希臘神話中

之人物。

(24) Giogion 爲威匿司派 (L'ecole Venitienne) 最古最佳之畫家。